



增訂 汪份

四書大全

孟子集註八

四十一



DA-12
2801
48-42



門 01-12
號 2801
卷 48-42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八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內九章言聖賢之道亦具焉○勉齋黃氏曰此篇多平居講貫之言而欲其自得一章工夫次第為尤詳十九章言舜由仁義二十章言禹湯文武周公二十章言孔子作春秋二十二章自謂未得為孔子之徒而私淑諸人並歷舉列聖相傳之事而企焉自任與承三聖意相近特每更端而言之耳當通為一章而誦味之也餘皆叙孟子之言行以繼之末章乞糶之喻警士大夫求富貴掩其苟求之迹而反敢以富貴驕人者最為切至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說統曰由生而遷而卒該盡一生履歷後字即去字之意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八 離婁下 一 適喜齋

不必泥。

四書釋地續曰。史漢匈奴傳並言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師。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問舜卒於鳴條則湯

與桀戰之地也。而竹書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耶。朱子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二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闕之可也。○趙氏曰。諸馮在冀州之分負。夏春秋時衛地。鳴條在安邑之西。○通

義仁山金氏曰。諸馮在河中府河東縣。其地有姚墟。負夏衛地。史及雜書云。舜取於頓丘。就時於負夏。鳴

條在今解州。乃湯與桀戰處。史記皆云。舜崩於蒼梧之野。因葬焉。今道州九疑是也。此云鳴條。恐古地有

二名。爾舜有虞之國。在今河中府。舜井尚在。歷山雷水皆在河中之境。而古今又多傳齊州有歷山。濮州

有雷澤。曹州有陶丘。此舜舊隱是云。東夷之人。又會稽上虞世俗亦云。舜所居。此或因孟子之言而附會

之歟。按舜為父母所逐。負販就時多在東方之地。故云東夷之人。爾或云東夷西夷。猶俗言東邊西邊。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胡老反○新安陳氏

曰畢在鎬東非楚都之郢。○通義仁山金氏曰。周自古公遷於岐山之下。周原故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

山縣東北十里。今有文王墓。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

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

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

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

其同也周禮六節守邦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入節澤

古注畎夷即畎戎也又云昆夷字或作混又作緄昆緄畎聲相近耳亦云犬戎自隴以西有之乃知畎夷即文王之時事者宋薇序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是也○四書釋地曰卒於畢郢卒即葬也括地志周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在唐名畢原在殷則名畢郢孫疏竟以郢為楚故都在南郡大非宋太祖詔祭文王於咸陽縣西北畢陌中大冢亦非此秦悼武王陵墓南謚所謂葬畢者是

份按周禮六節六字當作八字

份按又有竹符上有周禮中有以玉為竹節九字

困勉錄曰周禮八節符節其一耳註乃統言之者意分言之則符節為八節之一合言則八節皆可謂之符節也蒙引意亦似如此然八節不皆用玉而註總云以玉為之意雖不皆用玉而必飾以玉也

然不知朱子何所據矣又或者註云以玉為之者乃是舉重而言耳俟再考之

說統曰按白文其字屬聖人身上註乃云度之而道無不同只是解揆的字義若云入去揆度其字似說不去詳味其揆一也猶云其軌一也當以活字作死字看指聖人心極協於入之揆度道言困勉錄曰此章言道雖是就用上說然君臣父子之倫亦是道之用蒙引謂孟子本意是以其措於天下者言而以雲峰君臣父子一條為不是亦太拘矣但不可專主君臣

國用龍節皆金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朱子曰古人所為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古人符節多以玉為之如牙璋以起軍旅又有竹符又有英蕩符蕩小節竹使者謂之蕩節也漢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其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為信也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券如徵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也通考趙氏惠曰舜至文王一千二百歲○蒙引問符節一物乎分為二物乎曰一物也何以証曰註曰符節以玉為之云云可見是一物兼周禮所謂玉節角節虎節人節龍節璽節旌節周禮惟門關用符節此符節則以竹為之○得志行乎中國吳仲珠謂中國二字對東夷西夷說非也集註只訓作天下且東夷已說見前○存疑得志行乎中國就舜文說先聖後聖其揆一又是因舜文繫說古今聖人或謂專說舜文固不是或謂除舜文說古今聖人亦不是○不是得志行乎中國

同是其行乎中國者同也古今異時彼此殊勢舜文所行之事安得盡同然隨事各當其理這便是同也蒙引文王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即舜之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一條未免以事迹論不必用如用之則有不同者說不得矣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音鐸下同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

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

則一也南軒張氏曰聖人純乎天理舜文父子君臣之際蓋不同矣其揆一者所契合者天之理也舜與文王易地則皆然○慶源輔氏曰孟子未嘗說著道字然曰行乎中國行便是道曰其揆一揆亦是道○雲峰胡氏曰舜於君臣處其常而於父子處其變文王於父子處其常而於君臣處其變其事不

父子之倫說耳。淺說以出乎身加乎民為說極是。又曰古今聖人多矣。獨舉舜文者。朱氏公遷謂舉其相去之最遠者以為例是也。存疑謂以其獨盛者言非也。

呂晚村曰。昔陸子靜謂東海聖人西海聖人。此心此理之同與。孟子此章之旨將無同乎。曰不同也。孟子之所指者義理也。陸子之所指者心體也。何以知之。孟子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所謂其揆者。專指其裁度義理無過不及之處而言。即允執厥中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心法也。陸子則但言此心此理而已。究其所為此心此理者何物耶。不過曰天地何所窮際而已。然則其所為此心之同者。不過

一也。而最可見其道之一。○新安陳氏曰。先後以時言。遠近以地言。道之同。以此心此理言。通考朱氏公遷曰。此以道統言。論語末篇之首章。孟子末篇之末章。皆是此意。但彼則主乎道統而言。故歷述其相傳之緒。此則主乎聖人而言。故舉其相去之最遠者以為例。見其無不同也。附蒙引。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者。皆是無意相合。而自然相脗合。○其揆一者。註云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此是解出所取揆字之義。如此其實只是與言其一揆一轍同歸一致者。一意切不可謂上文言其道之同。此是言度其道之同。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音榮。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二水名也。附通義。仁音山。金氏曰。

虛靈之本體。即其所為此理之同者。亦不過入荒洞達之意。乃無星之秤。無寸之尺也。充類至義之盡。一是君子之中庸。一是小人之無忌憚。崖畧雖近似。相隔何啻萬重山耶。

四書釋地曰。溱洧二水名。說文引詩。溱與洧作澗。曰澗水出鄭國。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史記註引括地志。以為古新鄭城南。洧與溱合。水經亦云。○份按語類。聞人務德。或謂溱洧水底皆沙。不可施梁柱。孟子之言非是。今闕文釋地則云。余讀鄭道元註。於洧水相鄰者。若丹水。汝水。潁水。淇水。渠水。沙水。皆不載有橋梁。獨洧水一則曰。又東逕陰坂。北水有梁焉。再則

溱洧二水。在今鄭州。朱子云。此即泥水。在虎牢之下。故虎牢名泥水。關鄭子產以乘輿濟人處。聞人務德。以為此水。其下皆沙。深不可施梁柱。淺不可徒涉。恐難以乘輿濟。然此類不必深考。覆符按古今地名。不同。圖經流傳亦異。二水源流亦長。詩蹇裳涉溱。蹇裳涉洧。則二水亦小。可以徒涉。但或冬寒。病涉。子產偶見之。以乘輿濟之耳。觀下文言十一月十二月可見。又徒杠與梁字。皆以水不過。秋冬間作木橋耳。固不患沙之淺深者。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附存疑曰。聽鄭國之政。則可以無所不為之意。自見矣。此書法也。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

曰又屈而南流其水上有梁謂之桐門橋則洧水之宜置杠梁孟子言殊非無因然則聞人務德之言謬矣份按然夫子亦日以惠人句原文作而夫子亦止以惠人目之語意更明其下尚有又謂其猶眾人之母知食而不知教二句亦不宜刪去困勉錄曰今人多云子產平日不是只行小惠者玩朱子及東坡之言則子產平日亦只是行小惠蓋今人指都鄙有章等為政故謂其平日不是行小惠者此是遠言之也朱子及東坡指都鄙有章等亦為惠故謂其平日亦只是行小惠此是深言之也合而言之則子產平日所為已是惠而不知為政了况乘輿濟

人之事尤其一時無意中所為若就此一節論更見其惠而不知為政矣都鄙有章等君子猶以為惠也况乘輿濟久尤為小惠矣如此說則二說固不相妨然須知朱子及東坡之言是深一層話非本章正意又曰雙峰看未字亦是但專主未至於寒說則偏矣註雖云時將寒洧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此亦舉其甚者言耳非謂本文民未病涉只是不病於冬涉也蒙引以雙峰之說為太泥是矣

施焉 問以左傳考之子產非不知為政者孟子姑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議之然夫子亦日以惠人豈子產所為終以惠勝歟朱子曰東坡云有及人之小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好都鄙有章等只是行惠之及者小又曰體以理言本也施以事言用也存疑惠而不知為政句是一章大旨下皆明此意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條雖是先王之政却是就橋梁一事說君子平其政則無所不該橋梁一事亦在其內○蒙引惠字便是譏了不到不知為政處方是譏故註云惠謂私恩小利○或謂惠以心言亦非也註明云私恩小利是以事言若謂子產有不忍人之心而不能行不忍人之政則固是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杠音江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

輿者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令

曰十月成梁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通考趙氏惠曰夏令夏后氏

之令周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洧音互水有所因也

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朱子曰先王之政細

大具舉而無事不合民心順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憾如此○雙

峰饒氏曰民未病涉要就未字上看十月徒杠已自成所以民未至於病涉若徒杠到寒時方做則民

已病於涉存疑民未病涉言不用乘輿去濟人行辟人可也言不必乘輿去濟人焉得人人而濟之每

入而悅之日亦不足言乘輿不能盡濟人意有三段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虔反

辟辟除也如周禮闢音人為去聲之辟之辟周禮天官

宮之中門之禁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闢闢人主晨昏啓閉闢闢開左右行者言能平

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况

國中之水當涉者眾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朱子曰

辟乃趙氏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蓋與舍車濟人正相反也○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

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辟除人使之避已亦上下之分固所宜然何必曲意行

私使人知已出然後為惠又况人民之眾亦安得入人而濟之哉附蒙引註國中之水當涉者眾國中之

水謂不止溱洧也愚謂縱然只是溱洧亦不能人人而濟之朱子必廣言者蓋如此則愚一意亦在其中

矣○每人而悅之亦不專指濟涉一事惟行辟人可也徒以出行言之却是承子產因出行而以乘輿濟

人說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

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蜀志

亮之相蜀也有言公惜赦者得孟子之意矣問孔子

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之惠為君子之道而子以私恩小利言之何也朱子

曰孔子之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為君子之道此承上文乘輿濟人一事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子產之

事可謂有不忍人之心矣然先王則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密而

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政則不

過能以煦濡姑息苟取悅於目前其耳目之所不及

份按慕其小惠慕字乃暴字之訛

不免有所遺矣。况天下國家之大。又安得入人而濟之。昔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曰子產相鄭。能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則亦非不知為政者。子產之才之學。於先王之政。雖有所未盡。然其於橋梁之脩。蓋有餘力。而其惠之及人。亦有大於乘輿之濟者矣。意者此時偶有故而未就。又不忍乎冬涉之艱。而為是爾然。慕其小惠以悅於人人。亦悅而稱之。孟子慮夫後之為政者。或又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廢公道以市私恩。違正理而干虛譽者。故極語而深譏之。以警其微。亦拔本塞源之意也。○南軒張氏曰。先王之治。為之井田。為之封建。與天下公共。使俱得其平。下至於鰥寡廢疾。皆得所養。而微至於次舍橋梁。芻秣之事。亦皆有經制。此豈先王強為之哉。因事而制法。其法皆循乎天理。而天下之人無不被其澤。後世欲人人而悅。而日亦不足。公義私恩之相去

蓋如此。○慶源輔氏曰。此正說子產之用心。錯處夫子產固賢。但以不知聖人之學。是以有時內交要譽之私。萌而不可揜。孟子明辨之所以立教也。

困勉錄曰。論語言君使臣以禮。此章集註兼恩禮言。蓋論語言禮則恩在其內矣。○翼註曰。視如手足。愛惜之。任用之也。視如腹心。推戴之。捍衛之也。如寇讎。謂幸其災而樂其禍。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莫角。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

人言無怨無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音之

而已矣。其賤惡去聲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慶源

輔氏曰：此說特為宣王發。所謂有為之言也。然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常加厚一等。○潛室陳氏曰：孟子此語是說大都報應如此。若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同。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儀禮喪服

篇傳曰：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註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凡畿內之民服齊衰三月。又子夏傳云：臣為君方喪三年。

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

說約曰：按檀弓載穆公問子思為舊君友服古與于思所答與此異，則為舊君服者必是反其國為之。雖其說不見儀禮，猶為可以義起也。○困勉錄曰：集註所引儀禮據儀禮註乃是，指已放而未去者於出疆三年語頗未合。集註蓋引以為例耳。非本文正解也。若檀弓所稱為舊君反服者，乃指去國之臣言，而儀

禮固不載也。

徐徹菴曰：諫行言聽，宜無可去之理。然亦或有故而去義也。諫不行，言不聽，宜無可留之理。然亦必待有故而去情也。○困勉錄曰：又先於其所往，蒙引疑我既為人道，其賢而欲用之，我何故不以為賢而自用之乎。若他國以此問則我何以答。此疑固是。然亦想是自己任過，而使賢者去就之義，暴白於天下，爾愛之此等亦已非第一等君道。○說統曰：只是重重疊疊，有加無已之意。份按朱子文集答何叔京書

以此禮為問。雙峰饒氏曰：舊君其恩已絕，尚且為其君有服，不應見在之君而待之如此。集註所以云王疑孟子之言太甚。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

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

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匹妙反掠音畧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

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

其歸也。朱子曰：有故而去，非大義所繫，不必深為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但昔者諫行言聽

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加禮焉，則不得不為之服矣。樂毅之去燕近之。○慶源輔氏曰：導之出疆，所以

其故非一端下云如曰親戚連坐則先王之制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亦豈有此事哉愚謂存此數語亦妙

盡防衛之道於在我之境先於其所往所以為其祿仕之地於所往之國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所以示拳拳屬望之恩義也○雙峰饒氏曰諫是閉邪言是陳善○問諫行言聽如何又有故而去曰如夫子在其國道非不行只因受女樂便去諫行言聽是平日如此亦有偶然議論不合而去○蒙引田所賦之祿入也里所居之第宅也故曰田祿里居○此之謂三有禮焉導之出疆一也先於其所往二也三年然後收其田里三也不連諫行言聽說自是去後三有禮然如此云云通結諫行言聽以下不只帶三有禮也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音鑿盈也左傳

二十一年欒桓子名鷹娶於范宣子生懷子名盈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先是十四年欒鷹強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賔通欒祁桓子之妻范宣子之女也老家臣之長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范鞅為之徵証其有此宣子使城著晉邑名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冬會於商任錮欒氏也禁錮之使諸侯不得受○二十二年秋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冬會於沙隨復錮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

○潘興嗣豫章人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

賢之別必列反如此新安陳氏曰論語集註釋夫子對定公之語末一說謂君使臣以禮

則臣事君以忠。此章與之相似。然聖言含蓄不露。此則英氣發露甚矣。孟子亦是述記檀弓篇子思答魯繆公問禮為舊君反服之意。

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去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

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薄乎？孟

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問君臣之義，天倫中却與父子一般。然愛君之心，不如愛父何也。朱子曰：離畔也只是庶民君子不如此。因舉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日退之此語，如何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蓋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只得說如此。此是去不得處，便見得君臣之義。

南軒張氏曰：孟子此言，非獨齊宣王所當聞，為人君者苟知此義，念夫感應報施之可畏，而崇高之勢不可恃，反已端本之不可一日忘，待臣下以禮，養臣

義，天倫中却與父子一般。然愛君之心，不如愛父何也。朱子曰：離畔也只是庶民君子不如此。因舉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日退之此語，如何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蓋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只得說如此。此是去不得處，便見得君臣之義。

下以恩保臣，下以忠信，則上下交通而至治可成矣。若夫在為入臣者之分，君雖待我者有未至，而我所以事君者，不可以不自盡。玩味孟子三宿出晝之心，則庶幾其得之矣。○西山真氏曰：孔孟之言，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雖然，孟子為齊王言，則然而所以自處，則不然。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晝，未嘗有悻悻之心。猶幸王一悟而追已也。曷嘗以寇讎視其君哉。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

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寬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南軒張氏曰：非特士大夫當知見幾而作之意，抑將使有國者聞之，悚然不可以失士大夫之心也。使士大夫懷去徙之心，則國之危亡無日矣。衛北風上為威虐，下相攜而去之，攜手同行，又攜手同車，則非徒賤者去，貴者亦

去矣。未幾衛有狄禍。可不畏哉。○慶源輔氏曰。可以者在時。宜為可也。失此幾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遯之初。所以有尾厲之戒。而孔子往趙。所以及河而復也。然此特言其常理耳。時與位之不同。則所以處之者亦異。若執此一說。以為為臣則凡苟免自私之徒。得以藉口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平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

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慶源輔氏曰上篇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

此章言人君當以正已為先。亦大學其幾如此之說也。○蒙引上章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承格君心之非而言。則君仁君義主心言可矣。此章直戒人君。只言君身而心亦在其中。且此莫不二字上無所承。而必拘拘於行政用人。則與直戒人君義亦小異之旨不貫矣。既云直戒人君。又云義亦小異。亦之一字。

說統曰正是可與權處。○困勉錄曰中庸所謂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者皆兼不能中不能時者在內。此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專指不能隨時者說。即所謂可與立未可與權也。若其不能中者與夫子莫之似乎中。鄉原之似乎庸無忌憚之似乎時。則直為非禮非義而非此章所指矣。蒙引認得清。又曰按如此則大全程子之說直為非矣。蒙引又謂集註意自無不該者。何也。蓋集註專指不能時中者說。而其不能中者不待言矣。

言不止於直戒人君與上篇不同。其義亦須小異。○此章重出與論語重出而逸其半不同。重出而逸其半。所重出者只是一意。此章重出却是無上事而直出二句。難用上章行政用人填入莫不字內。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故有一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

而處上聲宜豈為是哉程子曰恭本是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為義過與是

非義之義也。○張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時中之宜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潛室陳氏曰程門以為如婦人之仁。宦寺之忠。晦翁以為凡禮義不可泥陳迹。如何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可行於人而不可行於已。與夫辭之為禮。亦有不辭之為禮。受之為義。亦有不受之為義。行之人則為禮行之。我則非禮。惟義亦

所謂自無不該者如此。

然大人者義理周備融通故不為非禮義之禮義又曰大人則道全識周貫萬變而不膠於其迹故無此蔽學未到大人變通處則必膠於陳迹○雙峰饒氏曰此章緊要在大人弗為上大人對小人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言必信行必果經經然小人哉正是相對說○雲峰胡氏曰非禮之禮非禮之義皆似是而非非大人者隨事順理而不為非禮之禮因時處宜而不為非義之義蓋不惑於其似而深得乎時中之道者也附朱子文集答何叔京書非禮義之禮義所論善矣但以爲其心皆在於異俗而邀名則不必皆然蓋有擇焉不精以爲善而爲之者知言所謂緣情立義自以爲由正大之德而不知覺者也○蒙引此全是認理不精之過此君子所以貴乎精義也○此章之意惟張子與晦翁二說與大註意正合大註云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此正與時中及不泥陳迹之說脗合無間若程子所謂恭本是禮過恭則非禮之禮以物與人爲義過與則非義之義又云如婦人之仁宦寺之忠此說雖亦不

可以爲非但律以集註隨事順理因時制宜之說似未切當且集註意亦自無所不該○雲峰謂夫隨事順理而不爲非禮之禮因時制宜而不爲非義之義非也如此則禮只在事上用義只在時上用蓋朱子下此二句是要兼時與事非是分貼禮與義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樂音洛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慶源輔氏曰中以德性才本於氣賢則兼有才德者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中以德言才以能言有德以其能成物也有能以其

能事也。涵育寬以容之之意薰陶善以道之之意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

成已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南軒張氏曰父兄之於子弟教之道莫如養之養之云者如天地涵育萬物其雨露之所濡風雨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有間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養子弟之道亦當如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忠信以成之開其明以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喻夫豈歲月之功哉彼雖不中不才涵育之久豈無有萌焉如其有萌養道益可施矣○慶源輔氏曰集註涵育以天地之生物言薰陶以工冶之成物言此循其理而彼自成其形焉無心也蓋父子兄弟之間皆難於責善正其在我者使之自化而已○新安陳氏曰父兄遇子弟之賢其為教也易不幸遇子弟之不賢其為教也難所以貴乎養之也舜命契曰敬

份按註中明以教子弟為言輔氏不責善之說非也

困勉錄曰新安陳氏過猶不及之說謬玩註自見

吳因之曰程註知所擇非以決擇正解不為意蓋有不為操守定也是他胸中決擇明乃能如此故云然○說約曰為與不為只在一時而後猶云然後非後日後字也譬如有一條正路於此有一條邪路於此必能不走邪路方能走正路也豈可曰今日不走邪路待異日方走正路耶仁與不仁義與不義決擇只在

敷五教在寬寬即養之謂也若急迫以求之見其未化遽以為不可教而舍之是棄之也父兄而棄子弟則我之賢為過子弟之不肖為不及過猶不及均之為失中耳相去能幾何哉附蒙引俟其自化意重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正為子弟資質遲鈍志氣昏惰不前父兄多有不能耐煩忍待之意故養字要看得與棄字相反對始得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

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朱子曰橫渠先生云不為不仁則可以為

仁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雙峰饒氏曰凡人既不肯為惡則必勇於為善上面是有守下面是有為先有守而後有為附存疑此是言人必窮有定守而後達有實用若平居廉隅不立苟且自將向後當事亦

目前亦不容兩騎也。○翼註曰：玩程註曰：惟能有不為，是以可有為。比白文只添得能字，便覺有味。蓋人之有不為者，不易能也。一切不可妄為之事，每足眩惑我搖撼我，我却見得真立得定，是何等力量。以此力量去為所當為，宏功大業，更何不可建者哉。而後猶云方纔也，不分窮達先後說。○困勉錄曰：按橫渠所謂不為不仁，則可以為仁於存疑翼註，麟士之說皆解得去。其本旨究不知如何也。又按翼註與存疑亦相似，而不分窮達則與麟士說亦相似。而又畧有先後則異。○呂晚村曰：孟子此言真勸得人心術學問盡天下妄作苟取之徒動以豪傑自命曰成大

只模稜苟且與時浮沉耳。安望其能有為耶。如伊尹必非其道，非其義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一介不以取與諸人，然後能相湯伐夏以救民若司馬相如失節臨邛，深虧細行，後來得時遇主，雖有功業亦只是奉使西南夷，著封禪書以惑入主之侈心而已。故易曰：利貞利有攸往。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去聲而言。問所謂後患者，謂得罪於其人耶。抑恐其亦言己之不善耶。朱子曰：是皆有之。然斯言必有為而發。今不可知其所指矣。○新安陳氏曰：隱惡忠厚之道亦遠害之道也。大舜隱惡而揚善，夫子言誰毀誰譽下文但言如有所譽而不言毀可見矣。若當官而行有好惡當言又不可顧後患而緘默也。通考程氏復心曰：君子語默惟其時與義而已。義所當言是是非非不苟默也。豈計後患哉。如字訓奈。

事者不顧小節此為作用權變試問作用權變之大古今有如伊尹者乎。然孟子推其本領止云非義道一介不取與得百里之地皆能朝諸侯有天下非作用權變盡頭乎。然推其同處止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皆所不為。由是觀之聖賢門下豈有靡所不為之豪傑哉。又曰此節有數說尺蠖之屈以退為進此黃老之唾餘英雄之伎倆與聖賢之道理全沒交涉。固是謬解。有主必有守而後有為之說重在能守其說善矣。然有守如何便能有為且天下固有能有守而不能有為者則必下一轉語曰能有守則神完氣足而後可以有為此其說於而後可以四字似得語氣故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去聲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朱子曰所謂本分者事理之至當非苟然而已也。學者且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入於鄉原之亂德矣。○南軒張氏曰孟子於泄柳段干木謂為已甚而舉孔子待陽貨事以為之準此不為已甚之證也。夫子非不欲為已甚自不至已甚也。何也。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泛應曲當不過其則其不為已甚者聖人固天則之所存也。世徒見夫子答陽貨見南子等為不為已甚獨不思靈公問陳則遂行季桓子受女樂則不脫冕而行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聞陳恆弑君則沐浴而講討此謂之已甚可乎。不深求聖人之權度徒竊語之近似以文其奸此賊仁義之甚者也。通考程氏復心曰本分謂須滿本然之分若事到這裏極了再過些子便是已甚

事者不顧小節此為作用權變試問作用權變之大古今有如伊尹者乎。然孟子推其本領止云非義道一介不取與得百里之地皆能朝諸侯有天下非作用權變盡頭乎。然推其同處止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皆所不為。由是觀之聖賢門下豈有靡所不為之豪傑哉。又曰此節有數說尺蠖之屈以退為進此黃老之唾餘英雄之伎倆與聖賢之道理全沒交涉。固是謬解。有主必有守而後有為之說重在能守其說善矣。然有守如何便能有為且天下固有能有守而不能有為者則必下一轉語曰能有守則神完氣足而後可以有為此其說於而後可以四字似得語氣故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去聲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朱子曰所謂本分者事理之至當非苟然而已也。學者且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入於鄉原之亂德矣。○南軒張氏曰孟子於泄柳段干木謂為已甚而舉孔子待陽貨事以為之準此不為已甚之證也。夫子非不欲為已甚自不至已甚也。何也。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泛應曲當不過其則其不為已甚者聖人固天則之所存也。世徒見夫子答陽貨見南子等為不為已甚獨不思靈公問陳則遂行季桓子受女樂則不脫冕而行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聞陳恆弑君則沐浴而講討此謂之已甚可乎。不深求聖人之權度徒竊語之近似以文其奸此賊仁義之甚者也。通考程氏復心曰本分謂須滿本然之分若事到這裏極了再過些子便是已甚

先輩往往從之。然細玩註中。程子之說全以知所擇為主。橫渠亦云不為不仁則可以為仁。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如此說來則不為有為纔是一串道理。何等直捷透快。即而後可以語氣亦未嘗不得也。份按舜之隱惡。夫子之無毀。非避後害也。不當引以為証。

說統曰。信果無病。病在兩必字。無必心。便是惟義所在。無

兩層意。份按吳因之云。論語義之與比。是把義對已見。說言不以已為主。而惟以義為主也。此處惟義所在。是把義對拘執固滯說。言不取必。要如此。而惟視義以活動也。義之與比。則私心盡化。惟義所在。則拘執盡融。要看兩邊。所以不同處。愚謂此章即是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蒙引之說最當。蓋不問其義之當為與不當為。而或執已見主於必為。或執已見主於必不為。此之謂適莫。以此適莫者見之。言而期於必言。以此適莫者見之。言而期於必行。此之謂信果。若離却必為與必不為二者。何從見其信果乎。且因之謂論語是把義對已見。說此是把義對拘執固滯說。

○朱氏公遷曰。此章以德行言聖人。孟子言仲尼不為已甚。孔子自言君子依乎中庸。二說互相發也。附蒙引本分最難盡。到盡處又求加焉。則非所以為聖人。自古聖人皆不為已甚。何獨稱仲尼。孟子學孔子者。故稱其家法。以其所處地位同也。○聖人之所為。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中之所在。加之。錙銖則太過。故曰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所謂本分者。正以理之所當然言。理所當然處。便是箇本分。孟子此句說得最盡。不必依南軒。只用答陽貨見南子不脫冕而行。及沐浴請討等類說。聖人之不為已甚者。不止此。但凡所謂依乎中庸處。皆是。如孝弟恭儉等事。聖人為之。固不容有一毫之不及。但到他限便止。不求奇取異。所謂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者。如割股廬墓。做車贏馬之類。皆聖人所不為。○存疑蒙引說最好。南軒亦是。但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龜山楊氏曰。夫子謂言必信。行必果。經然小

人哉。故孟子言此。以發明孔子之意。○南軒張氏曰。君子不必夫信果。獨精吾義焉耳。義精則言莫非義。而無不信之言。行莫非義。而無不果之行矣。○慶源輔氏曰。尹氏最得此章之指。而集註又述其意。而著明之。以必為期。尤更有功。不然則無忌憚者。或得以藉口。王氏則又有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為妄人之說。尤盡其弊。○雙峰饒氏曰。大人者。篤實而有光輝。以上底人與道為一。不著安排。隨時施宜。言行何嘗有心於信果耶。○雲峰胡氏曰。信果自是為士者當然之事。惟至於大人。則言行惟義之在。雖不先期

豈所謂拘執固滯者獨非已見耶

於信果而自然無不信果也。附蒙引合當信果處便是義大人言行主於義不主於信果蓋主於信果則有所泥而不必合於義矣。雖然大人於言之合義者無不信行之合義者無不果此則不可不知。此正為者相發明蓋大人以事處事而不以我處事言行先期於信果便是有我矣。○胡氏謂信果自是為士者當然之事然則士惟知信果而不必合於義乎此說於義未精。○存疑天下之事無常形而理無定在事有前日當如彼今日又當如此者各有時宜所謂義也惟義所在是當如彼則如彼當如此則如此與時轉移不復拘其故也必信必果是前日言之不復食其言前日行之不復易其行拘其故迹不復問夫時義之如何也不知事既變遷義已不在今日之事尚欲拘前日之故言行之在昔固不失矣如時義何是猶刻舟之求劍舟既遷移劍已不在尚欲就刻處求之劍安可得哉惟不按舟以求劍只就失處以求劍則劍可得矣知所求者在於劍而不在于舟則知

困勉錄曰註擴而充之與上孟微不同蓋此兼性反說存疑所謂其次致曲曲能有誠亦是引以為例爾非限定此大人只是反之者也又曰存疑云大人依愚見只以至誠盡性解之不曰通達萬變似於不失赤子之心更切按此即所謂大人者只是不失其赤子之心也與註不合。○份按語類云赤子是無知覺底純一無偽大人是有知覺底純一無偽二句說得最分明集註云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着而已二字便見得其只能如此純一無偽却無知覺惟大人方能通達萬變不止於純一無偽而已也若

所重者在義而不在於信果矣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

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

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

不能而極其大也。朱子曰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拘如何蓋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能此二句正相

無所能底做出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而大人之心亦

純一無偽但赤子無知無能底純一無偽大人是

有知有能底純一無偽。○大人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

許多巧偽曲折便是赤子之心。○問赤子之心莫是

發而未遠乎中不可作未發時看否曰赤子之心也

如存疑所云。則是大人之心亦止於純一無偽。殊失朱子之旨。○按羅近溪云。不是說大人方能不失赤子之心。却是說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愚謂此是良知家宗旨。若論此章正解。正須重在大人能不失上。

有未發時。也有已發時。今欲將赤子之心專作已發看。也不得。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時。與老稚賢愚同。但其已發時。未有私欲。故未遠乎中耳。○赤子之心。固無巧偽。但於理義未能知覺。渾然赤子之心而已。大人則有知覺擴充之功。而無巧偽安排之鑿。故曰。不失赤子之心。著箇不失字。便是不同處。○赤子無所知。無所能。大人者。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之心。若失了此心。便些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便成箇小底人。了大人。心下沒許多事。○雙峰饒氏曰。赤子如飢要乳。便是欲。但飢便啼。喜便笑。皆是真情。全無巧偽。大人只是守此純一無偽之心。而充廣之。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新安陳氏曰。常人累於私欲。而失其赤子之心。大人不誘於私欲。而擴充其本然之心。孟子言此。亦是欲人遏人欲。擴天理也。○附朱子文集潘謙之問。恐大人所以為大人者。不過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答書曰。論赤子之心。恐未若大人只是守箇赤子之心。則於窮理應事。皆有所妨矣。○存疑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偽。但赤子之純

呂晚村曰。不失二字中。藏有擴充知能實際。若體認不真。竟墮良知家坑塹矣。

一無偽。只是孩提之童。知愛其親。飢便啼。喜便笑。如斯而已。大人之純一無偽。與赤子雖迥然不同。却是自赤子之純一無偽者。充之。若失了赤子之心。亦無由以至於大人矣。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即中庸其次致曲。曲能有誠道理。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聲上。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記檀弓上子思

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

吳因之曰。深字對膚淺字。只從皮膚涉獵是浮淺造詣。君子之學探之極真。直推究理與一毫不肯放過。是何等精

耳矣。○王德脩云。親聞和靖說。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日親之生也。好惡取舍。得以言焉。及其死也。好惡取舍。不能言矣。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心。子之心。即親之心。故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朱子曰。亦說得好。○雙峰饒氏曰。養生今日不及。明日猶可補。惟送死有不到。為終身之恨。他日欲為不可得矣。○新安陳氏曰。生事死葬。皆當以禮。其不可輕忽均也。孟子此言。非謂養生為輕。但以常變從容。急遽校之。則送死比養生為尤重大耳。趙岐註云。致養未足以為大事。送終如禮。則為能奉大事也。按此則以為字訓。當字非擔當之當。○蒙引。養生不足以當大事。蓋以人情言。則暇豫而有措。以事勢言。則雖失而可贖。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者。以人情言。則倉皇而顛沛。以事勢言。則其悔不可追。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深故曰深造。○呂晚村曰。深造以道。有兩層義。以道是為學次第。條目工夫。深造乃進取不已。玩語意。兩層中又側重。在道。上故註下。而必以其道者。句其意甚明。蓋必以道乃有所持循。而能自得。不則深造。適甚入多。略以道而單講。深造。即有及之者。亦泛說得箇漸進意。如云。君子深造之以漸。不知註中進為之方。方字。確有實事在此處。看得混帳。下面儘他說。玄說妙。都無是處。又曰。深造以道。是自得之本。孟子正鞭策人。做以道深造工夫。非教人忽然尋箇自得也。脫却深造。取自得。既非。脫却以道。取深造。亦非。○困勉錄曰。朱子以責效於旦夕。為不深造。亦未是責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朱子曰。資字恰似資給資助一般。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

音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上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

效且夕是不以道。又曰：依朱子則勿忘勿助，俱屬深造。故又以程子潛心積慮，優游厭飫之言為只是深造。至雲峰蒙引始以勿忘勿助分貼深造，以道看來分貼為是。又曰：吳因之云，自得之妙，不容言。只是一時性急，不得性急二字最害事。伯者以功假仁，做成功利也。只坐性急，按此宜再補一句曰：亦懶惰不得。蓋人之病，只在「一暴十寒」，進銳退速。又曰：直解以溥博淵泉貼資之深極妙。然則而時出之，即是左右逢其原也。又曰：資之深，蒙引存疑，說得明大。全朱子謂資之深如源頭水，只是一路來。未是又曰：看來原字還只是萬物各有一原之原，未是萬物統體一原之

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新安陳氏曰：有安排而不自得，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追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程子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其間，然後可以自得。朱子曰：深造者當知非淺迫所可致。若欲淺迫求之，便是強探力取。深造只是既下工夫，又下工夫，待其真積力久，則自得之矣。道是進為之方，此是趨岐之說。蓋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之。猶言以這方法去深造之也。以道是工夫，深造之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次序，即是造道之方法。若入為學，依次序，便是以道不依次序，便是不以道能為之。不己造之愈深，則自然而得之。既自得之，而為我有，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一句，又要入看。蓋是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深取之無窮用之。

原。其所以能左右逢原者，則由於統體一原也。陳伯玉謂逢原二字不必偏重極是。○份按困勉錄云：蒙引謂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皆自得之節次也。此處猶上篇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總是樂之深也。按居安資深逢原無節次存疑自明。若生惡可已不知舞蹈微有節次二處不同也。愚觀語類云：此章重處只在自得後。其勢自然順下來才恁地便恁地，但其間自不無節次。若是全無節次，孟子何不說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然則當以蒙引之說為長。

不竭。只管取，只管有滾滾地出來。自家資他，他又資給自家。如掘地在下，藉上面源頭來注滿。若源頭深，則源源來不竭。若淺則易竭矣。取之左右逢其原，蓋這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那件事也撞着這本來底道理。事事物物皆撞着這道理。如資之深，那源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得左右逢原，四方八面都來。然這箇只在自得上纔自得。則下面節次自如此。○問學是理而得之於身，不可以強探力取也。必深造之以道，然後有以默識心通而自然得之。蓋造道之不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而責效於旦暮之間，不以其道者，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言意之表，是皆不足以致夫默識心通而自得之。必也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躐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而自然得之。將有不可禦者矣。未得之固無可居之地，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之則理之在我者，吾皆得以居之。如人有室廬之安，動作起居種種便適，自眷戀而不去也。○資助既深，看是甚事來，無不湊著這道理。不待自家將道理去應他。

且如爲人君。便有那仁。從那邊來。爲入臣。便有那敬。從那邊來。子之孝。有那孝。從那邊來。父之慈。有那慈。從那邊來。只是那道理原頭處。自家靠著他。左右前後。都見是這道理。○問程子之說。如何。曰。必須以道。方可潛心積慮。優游厭飫。若不以道。則潛心積慮。優游厭飫。做甚底。○慶源輔氏曰。自得。如子貢悟性。天之不可聞。曾子唯吾道一貫之語。此何待於言語。而後見。正張子所謂德性之知。不萌於聞見者也。豈容更有安排布置哉。蓋其平日潛心積慮。優而游之。厭而飫之。一身在義理之中。及其真積力久。理與心融。物與性合。然後可以有得。若有一毫急迫之意。便是私已。與道便自間斷。更如何得到自得田地。○潛室陳氏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謂以法度而深造之。優而游之。使自得之。屢而飫之。使自趨之。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以下。皆爲學之效驗耳。左右逢原。意最好。學至於自得。則理只在左右之近。觸處見本源。此豈我帶來道理。亦只事事物物元有道理。森然已具。吾人自得之餘。取之而逢見之耳。○雙峰饒氏曰。這箇道字。

便是致知力行之方。之字是指所得而言。下面居之。資之。取之。皆是指所得言也。○徽庵程氏曰。君子之學。以自得爲貴。然有自得之工夫。有自得之效驗。深造之以道。自得之工夫也。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自得之效驗也。有是工夫。必有是效驗。效驗有所未至。必工夫有所未盡也。○雲峰胡氏曰。非有所造者。不能有所得。非造之深者。不能自得。然不以其道。則無深造之方法。未易到自得之地。步深造之以道。是未得之先。下工夫。居安至逢原。是自得之後。見功效。大要在勿忘勿助。集註謂有所持循。是勿忘。以俟。夫默識心通。是勿助。所謂潛心積慮。是勿忘。優游厭飫。是勿助。○新安陳氏曰。自得之有二說。朱子謂自然而得之。所附程子說。證已說之出於程子也。一說謂自得之於己。如南軒云。不自得。則無以有諸己。自得而後爲己物也。以其德性之知。非他人所能與。故曰自得。此近乎莊生所謂自得。其得而非得。入之得之意。終有弊。不如自然得之。之說。有從容優游之味。通考程氏復心曰。此纂集程子三說合而爲一。

非親到自得之境者。安能言此以覺人也。附淺說義。理有無窮之趣。為學有一定之方。故君子之於學也。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必有事焉而不急其功。今日行一善。明日行一善。必力進焉而不躡其等。深造以道如此。正欲其有所持循。無所迫逐。真積力久之。餘一旦豁然而貫通。向見其萬者。今則會而為一也。力到功深之後。一旦超然而領悟。向見其異者。今則合而為同也。其可謂自得矣。夫理以強探力取而得者。則心與理不相浹洽。居之未必安也。惟其自然而得之。則心與理熟萬變不可得而搖。理與心一。外物不可得而奪。居之不亦安乎。居之不安者。則此理或有時而出入。未可資之以為用也。惟其居之安。則心源靜深。足以用之而不窮。理本牢固。足以取之而不竭。其資之也不亦深乎。資之不深者。則中有不足。隨所往未必皆有所值也。惟其資之深。則何所不有。將見事感於外。理應於內。事當如此。則有此理。以應之。事當如彼。則有彼理。以應之。或左或右。隨其所往。無不值其所資之本也。學惟至於自得。則其妙有如此。

故君子之學。必深造以道。而欲其自得也。○存疑深造而不以道。則用功雖勞。而不得其要領。全無捉摸處。亦徒勞而已。固無由自得。以道而不深造。則工夫鹵莽。雖能得其要領。然工夫未到。亦無徑悟速化之理。欲其自得。亦未能也。○蒙引論自得者。可把此雞抱卵出籠為譬。或問朱子曰。少時見雞將出卵視之。其時已至。自然迸裂而出。全不待彼着力。有時見其難。稍以手助之。其子出來。便不長進。學而進於自得者。其理正如此。蓋至於自得之時。自然熟矣。所以養氣不可助長。如文中子陸象山。皆未免有助長之病。不但告子也。惟聖人能無積累之漸。陸氏便欲以聖人自居。宜其不得斯文之正印也。○存疑天下事。都不由人強成。得功力到得自然成矣。譬之種穀。天時地利。人力三者。既齊。又要時候到方成熟。若天時地利。人力三者。缺一時候。又未到焉。得成熟。不但為學。教人為治。皆然。故曰。真積力久。則入老子曰。天之道。浸杜預曰。優而游之。使自求之。厭而飲之。使自趨之。如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焉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

仇滄柱曰。居安以存於中言。資之在接物之先。就平時說。取之在應用之際。就臨事說。又曰。自得是效。居安資深逢原。就自得中詳言其妙。不可更云自得之效。時文多不體。貼題中數箇字。俱指理言。而理皆具於一心。理得於心。而藏之甚固。終身不失者。為君安。理得於心而充足有餘。應用不窮者。為資深。理得於心而觸處洞然。泛應曲當者。為左右逢原。

有得。朱子曰。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皆是此道理。○資之深。言所藉者深。遠無窮。盡也。所藉為何。藉之以備吾應物之用。足以為吾資。藉取之不窮。用之不竭。其所藉者深。遠無窮。盡也。○原不外乎所資。道理在胸中。足為我資。藉應用。這便是原。及我要應用。這道理便在這裏。便是逢原。蓋原是那本來底物。逢其原是撞着那本來底物。○左右註云。身之兩旁。至近而非一處。是解字義。其實取之左右。非取之身之左右。取之心也。心中那有左右。要之左右。是不一之辭。猶詩言左之左。君子宜之右之右。君子有之一般。緣這道理在胸中。萬事萬物之理。一一皆備。日用閒。在人所取。若取他這一件。這一件便原有道理。在撞着他那一件。那一件便有個道理。在撞着左右。左右。東西南北。四方八面。隨吾所取。無不有個本原。底道理在撞着。這便是取之左右。逢其原。註至近而非一處。即是此理。非真有個左右。若身之兩旁也。○至近而非一處。有兩意。要看得有着落。至近

言不待取之深遠也。只在目前耳。非一處言。不但一事。有個道理也。事事皆有個道理。合二意而一貫之。只是事事皆有個道理。又不待遠求。緣這道理都融會。在心隨取。隨足。譬如地下有泉。隨他甚處。掘便得。不待鑿深。然後得也。○蒙引朱子曰。財貨一般。或搶於人。或假於外。終非已物。居之可得而安乎。○資之深。是未接物之時。取之左右。逢其原。則正當應接之時。而所居所資者。今皆隨取。隨有。供其所支。綽有餘地矣。○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此一句。要繳深造之以道。○居安資深。左右逢原。非可謂自得之功效也。蓋自得便是功效。更無自得之效。○君子深造之以道。五箇字。同是指此理也。○孟子說一貫有二。與論語二處。脗合。此章即曾子所聞之一貫也。下章即子貢所聞之一貫也。蓋此章兼知行下章獨主知何謂此章。即曾子所聞之一貫也。蓋深造以道。則隨事精察力行。而真積力久也。自得之。至左右逢其原。即是一本萬殊之妙。而泛應曲當者也。下章博學而詳說之。亦多學而識之功也。出多學而識。而至於聞一

貫之傳是亦反說約矣。○未能自得以前則深造之以道下學之事求之之功也。既自得以後則居安資得然後為學之成也。○雲峰胡氏曰深造章大要在勿忘勿助無復改評矣。但分有所持循謂勿忘默識心通謂勿助恐未當大抵深造是勿忘以道則有勿助在矣。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闢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程子曰博與約正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人知要也。○

吳因之曰君子之博學詳說特為反本窮源歸之要約所以如此一節要看非誇多闢靡意。○困勉錄曰詳說內該得中庸審問慎思明辯。○摘訓曰理本約先博了仍回到約上來故曰反。

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却又不知箇約處者何故。朱子曰它合下博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竟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不透徹只是搜求隱僻之事鉤摘奇異之說以為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博學之士大率類此。○約自博中來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討箇約某嘗不喜揚子雲言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聞了又要一箇約去守他。○程子說格物云但積累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便是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慶源輔氏曰集註所謂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理謂詩書六藝所載許多道理也。承上章言博學詳說則是深造之意反說約則是自得之事但上章以行言此章以知言知與行蓋互相發也。○潛室陳氏曰不博則約無所施學到約後許多博處方有受用。○雙峰饒氏曰誇多說博學闢靡說詳說所以博學者非徒誇其多所以詳說者非徒闢其靡欲人融而會之貫而通之而已。這物事未曾融時一箇是一箇纔融了便會為一約是要約如思無邪毋不敬之類。○新安陳氏曰輔氏謂上章

以行言竊謂亦兼知與行言之耳此章孟子所謂博學與孔子所謂博學於文同所謂反說約與孔子所謂約之以禮不同蓋約禮以行言反說約以知言也○東陽許氏曰博學詳說以知言約則會其極而於行上見通旨朱氏公遷曰語由也女聞六言六蔽博學而篤志仕而優則學及此章皆以知言仕與學對則仕屬乎行六蔽與六言相對則六言屬乎行博學詳說承深造以道而言則深造之者重在行也仁在其中雖未及乎行而篤志二字亦篤行之漸也此聖賢之言所以無弊也附蒙引大註云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分明是一貫之說此章要把博字詳字對約字看人都說重在反說約上愚謂博學而詳說之更重上章亦然自得固重深造以道尤重蓋自得全要深造以道反說約全要博學而詳說之所以上章末句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愚謂要繳着深造以道才是如云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夫既欲其自得之也則豈可不深造之以道哉○存疑天下之理自一而散之萬雖萬亦本於一自其萬

份按江南不可取之人人字乃類字之訛當改正

而觀之但見殊途百慮萬變不同自其一而觀之則萬物之理卽一物之理無不同也故學必到能說約處方是到家○學到能說約時六經只是一理非但六經學庸論孟只是此理非但四子子史百家之不一皆於道者皆此理也○蒙引學與說不同學就習誦而言說就講明而言○論語博文內自有說約在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音頓殊新安陳氏曰一則

已而言一則自然能服天下天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朱子曰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如張華對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人

份按湖南講云孟子平日論
生如彼陷溺其民諸侯皆為
之毆凡如此類止到得以善
服人此却論到以善養人方
服天下而致王又進一層此
說似是而非夫使孟子平日
論王止到得以善服人乃彼
則以為百里可王雖欲無王
不可得而此則以為不能服
人不自相矛盾乎愚謂孟子
平日之論皆是以德服人事
與此所謂以善養人未嘗有
淺深也蓋王霸之分公誠私
偽而已矣以德服人以善養
入其心皆出於公與誠也此
其所以王也以力假仁以善
服人其心皆出於私與偽也
此其所以為伯也○困勉錄
曰末二句言王天下者必須
得天下心服而後可若天下

是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不入於善如湯於葛遺之
牛羊又使人往為之耕是也○南軒張氏曰先王樂
與人為善欲天下舉在吾化育之中如春風被物物
蒙其養無不應者未嘗有意於服人而天下之心悅
誠服有不期而然者蓋以善道與人共之耳若霸者
之所為其善者不過欲以善服人齊桓會首止而定
王世子晉文盟踐土率諸侯以朝王是也學者深見
二者霄壤之殊則王霸之分了然矣○慶源輔氏曰
以力服人以德服人以事言也其不同易見以善服
人以善養人以心言也其不同則難見也孟子之言
至此愈密矣以善服人者以善為己私也以善養人
者以善與天下公也○雲峰胡氏曰以德服人蓋對
上文以力服人而言謂王者之服人異乎霸者之服
人如子禽疑夫子得聞國政有以求之而子貢答以
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耳○新安陳氏曰按孟
子二章皆以王霸對言前章公私之分在力字與德
字以力服人者挾力以行私而反乎公者也曰德則
其理純乎公矣此章公私之分在服字與養字以善

不心服而乃能致王者未之
有也此見必須以善養人切
不可以善服人未之有也正
與上未有服人意相應

服人者認善以為己私而害乎公者也曰養則其心
純乎公矣○東陽許氏曰以善養人謂有善於身而
教化撫字使民同歸於善也○蒙引此章蓋為當時
國君而言曰服人曰養人此人字亦指其平等人言
非必指百姓故許氏教化撫字之說不敢從只看成
湯之於葛伯可見○存疑服人養人及未有能服人
之人俱指平等言其曰然後能服
天下又說得大了不止平等人矣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

南軒張氏曰蔽賢出於媚疾之私方其欲蔽賢也私
意橫起不祥之氣固已充溢於中矣天生斯賢以為
入也蔽賢之人妨賢
病國不祥孰甚焉
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

為不祥之實一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有關文焉
新安陳氏

曰前說二實字歸一意然皆無深意味不如闕之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去亟

反吏

亟音朔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徐子即徐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

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舍一讀如字見論語子在川上章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

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

有原本不已不舍晝夜而漸進盈科後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

困勉錄曰下節無本與原泉相反七八月雨集與不舍晝夜相反溝澮皆盈與盈科相反澮可立待與放四海相反新安陳氏說未甚分明諸家皆未了然也

行去聲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新安陳氏曰水

以不已而漸進以至歸宿於海有本者如是孟子自以此句承接上意有本者指原泉如是指混混至放乎四海是之取爾答徐子何取於水也之問謂孔子所以亟稱於水者此意之是取爾本文只是說水如人有實行以下因結語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二句推出孟子借水以箴規徐子之意而與下一節集註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相對言之附蒙引原泉固是有本者然且放輕讀漫說出此意至有本者如是方好叮嚀着實說至下文苟為無本便是承此有本者說去○孔子言水不舍晝夜明道體之不已孟子言水之不舍晝夜喻人為之不已孔子之言發天理之本然孟子之言指人事之當然孔子言天理之本然而人事之當然者自見於言外孟子為徐子言未及於語上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澮也可立而

說統曰使浮名可繼君子遂不恥乎况其必不能繼也

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澮古外反澮下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澮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

得虛譽不能長久也

新安陳氏曰水無原本人無實行之譬也溝澮皆盈而澮可立

待與上文混混盈科而進以至放乎四海者相反暴得虛譽而不能長久之譬也

聲聞名譽

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

新安陳氏曰集註所謂有

實行無實行全從此情實之情字上發揮出來附存疑曰君子恥之則非仲尼之所取矣林氏曰

徐子之為人必有躐等于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

○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

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

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朱子曰所謂聲聞過情這箇大段務外更

就中間言之如為善無真實懇惻之意為學而勉強苟且徇人皆是不實就此反躬思量方得

○慶源輔氏曰此章指意都結在後兩句上故集註

只以虛名實行為言而引林氏鄒氏之說以明之蓋

孟子之意專欲救徐子躐等于譽之病耳孔子之稱

本固不專在此也然由是觀之雖一物具一理亦隨

人所取何如爾理固無盡也又曰達者有本謂質直

好義聞者無本謂色取仁而行違○汪氏曰水之可

觀其源有本其流不息進有漸則以盈科為量行有

至則以四海為歸○雙峰饒氏曰論語二不舍晝夜

所指不同夫子說道體孟子說有本所謂微旨川上

之歎是也孟子只就徐子

身上說取切其病而易曉

份按集註所謂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獨人於

孟子大全

卷之八 離婁下

七

其間得形氣之正云云語類所云就大本論之其理則一纒疊於氣便有不同此理同而氣異之說也語類所謂飢食渴飲之類皆其與禽獸同者人之異於禽獸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氣同而理異之說也說統曰按此幾希與好惡相近之幾希不同好惡相近之幾希謂其剝喪已盡僅有此未亡之心此則原是初心完全全特以其在形氣中提出故云幾希○份按幾希只是不多之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言人物之相去不多也今人動口輒云幾希之統倫物是幾希之散見仁義是幾希之統體何其昧於

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朱子曰所同者理也所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無所不明禽獸便昏了只有一兩路子明如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人之虛靈皆推得去禽獸便更推不去人若以私欲蔽了這箇虛靈便是禽獸人與禽獸只爭這些

文義也

份按大全不取此條却止將父子相愛二句攙入前所載一條中呂晚村曰時作動云存心大謬本註謂全其性尹氏總註謂存天理後章註謂天理常存未常有存心之說所謂憂勤惕厲亦說存字不指所存者也份按君子所存存此心之天理也尹氏之說最為分明若

子所以謂幾希○飢食渴飲之類是人與禽獸同者有親有義之倫此乃與禽獸異者存是存所以異於禽獸之道理今人自謂能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西山真氏曰人與物相去亦遠矣而孟子以為幾希者蓋人物均有一心然人能存而物不能存所不同者惟此而已人類之中有凡民者亦有是心而不能存無異於禽獸矣惟君子能存之所以異於物也○新安陳氏曰集註知之一字示人以存之之關戰兢惕厲四字授人以存之之法附語錄問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曰人與萬物都一般者理也所以不同者心也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過無有不通雖間有氣稟昏底亦可克治使之明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過雖其間有稟得氣稍正者亦止有一兩路明如禽獸中有父子相愛雌雄有別之類只有一兩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便推不去人之心便虛明便推得去就一本論之其理則一纒疊於氣或云日用之間凡周旋運用日此乃禽獸所以與人

孟子大全

卷之八

離婁下

天

單說一箇心字。以為能存之者。君子便有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之病。孟子言操則存。求放心者。一則從存乎人者。仁義之心說來。一則從仁人心也說來。非空空單說一箇心字也。○朱子所謂人心。虛靈無所不明者。言人心於理本無所不明也。禽獸便昏了。只有一兩路。子明者。言禽獸之心。於理只有一兩路。明而其餘皆昏也。俱指心之於理言。非單就心說也。賀孫錄云。人心虛靈。包得許多道理。無有不通。萬物之心。便包許多道理。不過只有一兩路。明。其他道理。便都不通。云。語意極為分明。大全從輯釋本反不取此條。真是無識。

同。須求其所以與人異者。僧問佛。如何是性。曰。耳能聞。目能見。他。便把這箇作性。不知這箇禽獸皆知。人所以異者。以其有仁義禮智。若為子而孝。為弟而悌。禽獸豈能之哉。○問。幾希二字。不是說善惡之間。乃是指這些好底說。故下云。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只爭這些子。○蒙引。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言其小異也。今欲究其所以小異處。必先言其無異。然後就其中別其異。乃見其小異也。故曰。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此其無異者也。然雖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而人乃獨得其形氣之正。而有以全其性。是無異中之一異也。如此解。庶得所謂幾希者之來歷。分明。但雖得其來歷。分明。而孟子所謂幾希之本旨。則不盡然者。故隨之曰。雖曰小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則知孟子所謂幾希者。其旨甚重。而非輕之。曰。幾希也。○所謂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氣異。則所賦之理。亦有間矣。同得天地之氣。又在知覺運動之蠢然者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正

言其不可不存也。○註。衆人不知此而去之。謂不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幾希間也。○註。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云云。正是存之之功。不是存之了。方戰兢惕厲。蓋此四字。正承上文。過下文。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處。方見是以二字着落。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形句前篇。

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度外。而人倫尤

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畧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

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

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上聲行之。所謂安而

份按語類云符舜功言只是由仁義行好行仁義便有義利之分曰此是江西之學豈不見上面分明有箇舜字惟舜便由仁義行云云愚謂起處不宜刪去蓋恐後學亦或有誤認行仁義為不好如符說云云者須存此以正之也

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張子曰明庶物察人倫皆窮理也既知明理但知順理而行而未嘗有以為仁義仁義之名但人名其行耳如天春夏秋冬何嘗有此名亦人名之耳○朱子曰明物察倫由仁義行三句以學言之則有序猶格物致知而後意誠心正也自聖人言之則生知安行不可以先後言也○惟舜便由仁義行他人須窮理知其為仁為義從而行之且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既未能安仁亦須是利仁利仁豈是不好底知仁之為利而行之不然則以人欲為利矣○南軒張氏曰行仁義猶與為二物由仁義行則如目視耳聽手持足履身與理一而非二也若舜可謂全其所以為人者而無虧欠矣未至於舜猶為未盡也人皆可以為堯舜其本在乎存之而已○西山真氏曰存之者猶待於用力舜則身即理理即身渾然無間而不待於用力矣○雙峰饒氏曰孟子舉舜做箇存底樣子孟子言必稱堯舜直是要人學之附語錄或問明於庶物察於人

劉上玉云君子存之通管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章蒙引過到次節云然君子猶有待於操之而後存唯舜也云云則是舜又在君子之外矣然則文王孔子亦生安者便當入操存君子中乎註云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總是君子存之中有生安如此至尹註存之者君子存者聖人則已置圈外矣按翼註上玉雖似有理然大全蒙引淺說麟士多主尹氏之說

倫明察之義有淺深否曰察深於明明只是大槩明得這箇道理爾又問與孝經事天明事地察之義如何曰這箇明察又別此察字却訓著字明字訓昭字事父孝則事天之道昭明事母孝則事地之道察著孟子所謂明察與易繫明於天之道察於人之故同○問舜明庶物察人倫文勢自上看來此物字恐合一作禽獸說曰不然明於庶物豈止是說禽獸禽獸乃一物凡天地之間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然有多少不甚要緊底事舜看來惟是於人倫最緊要○問孟子何以只說舜明物察倫由仁義行曰堯自是渾然舜却是就事物上經歷一一理會過○問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學者須是行仁義方得曰這便如三月不違意他是平日身常在仁義內即恁地行出學者身在外了且須去求仁義就上行然又須以由仁義行為準的方得○蒙引物事物也在一身則有視聽言動之則在一家則有閨門內外之職其在鄉則田里之耕桑公上之賦役皆事也其在官則或錢穀甲兵或刑名度數皆事也○大註云仁義已根於心而

困勉錄曰註衆人不知此君子知此據蒙引謂不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則此知字與知所先後之知同下面戰兢惕厲又該得知行在內

所行皆從此出猶所謂以德行仁語意由仁義行仁義以在心者言由此而行出來也○仁義之理根之於心而行於庶物人倫之間所謂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雖散於萬事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吾人之一心則知所謂幾希者即是仁義而所謂庶物人倫者亦非仁義外物也○存疑人倫庶物之理在心則曰仁義仁者心之德人倫庶物之理得之於心仁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各有所宜義也○尹氏曰存之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雲峰胡氏曰庶民不能存無以自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所以自異於庶民存之者君子存者聖人此又聖人所以異於君子也○新安陳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而皆可為堯舜以得形氣之正而能全其性耳仁義此性中天理之大者也人倫之中仁義行焉仁於父子義於君臣是也君子存之而後存舜大聖人不待存之

又曰存字內該知行新安陳氏謂知之而後能存存之而後能行似謬

而自存何以見其不待存之以其知生知其行安行見之也君子必待存之故不能生知必學知焉不能安行必勉行焉孟子所謂行仁義正是存之之君子事也而知未之言所以集註補之曰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君子知此而存之不知與知意了然矣知之而後能存存之而後能行知以覺於心言存以存於心言行以行於身言由仁義行存者能之即尹氏此言推之則行仁義豈非存之者能之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

亡其國者遂疏平聲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慶源

輔氏曰惡旨酒則物欲不行好善言則天理昭著附蒙引惡旨酒則凡人情所欲者皆不能動矣好善言則凡天理之正者皆其所嗜矣此雖二事所該甚廣在善讀者意會不然是為數其事而稱之矣○此禹

之憂勤惕厲處。即存其所以異於禽獸也。○存疑三
王各舉兩事而自相為偶。惡旨酒與好善言對。一好
一惡也。執中與立賢無方對。一立政一用人也。視民
如傷與望道未見對。一治人一脩己也。不泄邇與不
忘遠對。
尤明白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

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朱子曰。這執中。與子莫執中不

同。湯只是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慶源輔氏曰。執中則處義精審。立賢無方則用人無間。○雙峰饒氏曰。未應事以前未發之中。如何執得。須是事到面前。方始量度何處是過。何處是不足。及方可執而用之。是就事物上執。擇善固執。也是就事物上擇而執之。若先執定這中。待事物來。便是執。一是子莫執中了。

附蒙引。事事惟執其所謂中者。而不失焉。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必欲其恰好而後已。其憂勤惕厲之心。何如也。○立賢無方。蓋念天位之惟艱。欲與天下之賢共理之故也。惴惴然惟恐失天下賢人之心也。所謂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憂勤惕厲。又何如。○二句關涉亦甚廣大。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

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

乾乾之心也。問以而為如。亦有據乎。朱子曰。詩云。垂帶而厲。鄭箋而亦如也。此以而為如也。

春秋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偕也。此以如為而也。則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易乾卦九三爻辭云。君子終日乾乾。蔡氏曰。乾乾。行事不息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是文王望道如未見之事。又曰。望道而未之

見此句與上文視民如傷為對。孟子之意曰文王保民之至而視之猶如傷體道之極而望之猶未見其純而不已如是。○蒙引耕者九一至必先斯四者是文王視民如傷處。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忘。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

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朱子曰泄邇忘遠此通入與事而言泄字兼有親狎

忽畧之意。慶源輔氏曰於人所易狎而不泄則敬心常存於人所易忘而不忘則誠心不息。○雙峰饒氏曰德之盛言不泄邇仁之至言不忘遠。○或問曰或者謂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不得不然也信乎曰此以世俗計較利害之私心窺度聖人之言也聖人之心所以異於衆人者以其大公至正周流貫徹無所偏倚雖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而視之無異於一身爾是以其於人之疴癢疾痛無有不

知而所以撫摩而抑搔之者無有不及此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所以為德之盛而仁之至也。今日迫於勢而非仁則不知其視聖人之心為何如而指所謂仁者為何物哉。○語錄因論泄邇忘遠老蘇說乘曰聖人心如潮水上來灣坳浦淑一時皆得無有遠邇。○蒙引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何也敬之常存也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何也慮之周詳也此亦可見其憂勤惕厲之意。○存疑以人言若侍御僕從之在左右者邇也賢人之在側陋及親賢之藩屏於外者遠也。以事言如日用間起居飲食隨身而在邇也如民生休戚國家利害或在千里之外耳目所不及見或在數十年之後事機之未露者遠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

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
坐以待旦急於行也朱子曰所舉四事此必周公曾如此說○讀此一篇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南軒張氏曰不合者思而未得也未得之思之惟恐不得既得之行之惟恐不及也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上世而莫備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王而達之者也周公之心此章發明至矣○潛室陳氏曰斟酌三王之事而損益之猶孔子之集大成○雙峰饒氏曰施此四者之事事或有不可行却當思其理事雖不同理却不相遠故集註云其事或有不合又來照上面一箇事字○蒙引此一節看來只是時中○周公思兼三王不可依小註謂是孔子集大成意如此則三王各居其一節周公獨會其全體高了周公固無害卑了三王奈何要當思其時如何耳○存疑本文其有不合與註其事之其字是指周公非指三王蓋周公之所行事與三王有不能合者○蒙引謂其指三王

困勉錄曰本文四事只指定上四條於言外推廣則可又曰存疑云其有不合○蒙引作四事之外說余初不然然於四事之內求其說而不得始信虛齋燭理之精其說為可從也蓋旨酒則惡善言則好中則執之賢則用之民則愛之道則求之邇則不泄遠則不忘此皆古今之所同未見有不合者惟四事之外如忠實文之異向子五實之異建貢助徹之異法似此之類不可盡窮以後觀前以今視古有不能合者耳按其有不合專就四事之外說此蒙引初說則然其後說則不爾也予錄其後說又曰或兼四事與四事之外說亦可然本文只是就四事說於言外推廣

不是註時異勢殊或謂是君臣殊勢不是○蒙引依饒氏兩事字要同其有不合者正指四事如禹惡旨酒是時去上古朴畧之風猶近而絕之至周公時人文已盛祭祀賓客安得絕酒故周人之詩云我有旨酒者無慮數十是惡旨酒有不合者矣在禹時所謂善言在周公行不得者矣在湯時所謂中在周公時又不為中矣湯之立賢無方周人大抵親賢並用亦其時勢有不得不然者時乎當勞也如佚道使民時乎當威也以生道殺民亦不得拘於文王之視民如傷其事果善矣自信而不疑理果當也決行而無滯亦不必拘於望道而未之見耳邇者固不宜泄亦有可親者遠者固不宜忘亦有可畧者○周公於上四事則須兼而行之其所不合者則勤於思而急於行此皆可以見其有憂勤惕厲之心也不可專重下段而於兼行○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處或畧之

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

推明作春秋之故其所以存
王迹處則在末節義字上又
曰詩以志王迹之盛春秋以
維王迹之衰○翼註曰述字
是實迹對空名看周室東遷
王者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
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實
跡已熄
困勉錄曰註以詩亡為雅亡
是主胡文定說呂成公則云
雅亡而風未亡清議猶凜凜
焉變風終於陳靈而詩遂亡
今雖依註而此說亦不可不
知

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
也問黍離降為國風恐是夫子刪詩時降之朱子曰
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便如周南召南當
初在豐鎬之時其詩為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
為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為二雅自二雅退而為王
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
坡下○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
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
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不復作
於上而詩降為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
正為百王之大法也○潛室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
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
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
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
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蒙引二雅之詩既是
朝廷禮樂征伐命德討罪之舉及君君臣臣親親賢
賢之事雖雅之變者亦皆是刺其非以追於正掉其

四書脈曰晉之乘節須以春
秋作主言春秋未經聖人筆
削之先與晉乘楚檣杙一樣
無關王迹之存亡一也言同
是列國之史也

流而反其源其意度終與黍離之氣象蕭然凄然無
復起廢興衰之望者不同此正所謂詩亡也使春秋
不作則王法掃地盡矣孔子是以不容已也○詩亡
謂雅詩亡也不然邶鄘諸詩春秋時多何謂之亡

晉之乘楚之檣杙魯之春秋一也

乘去聲檣杙音
逃杙音兀

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
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檣杙惡獸名古者因以為凶
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
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新安陳氏曰必
表年以下出晉杜預所作左傳序文古者列國皆有
錯雜也雜舉春秋二時以該四時也
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慶源輔氏

摘訓曰義字卑事文二項說其事則齊桓晉文至於褒貶其事者孔子也桓文不得而與也其文則史至於筆削其文者則孔子也史官不得而與也○翼註曰事出於二伯事未必正文出於史官文未必核故必須斷之以義以褒貶其事筆削其文也又曰竊

曰古人以善為常多不記載以惡為反常故特記之如堯典之末只載朱堯共鯀而已以楚史記之名觀之則楚雖蠻夷猶有古人遺意後世之人負大罪惡於身而初不知愧恥及一有小善則沾沾自喜以為莫己若者亦可哀已○蒙引晉之乘一條言其與列國之史同其事則齊桓晉文一條言其與列國之史異蓋未經聖筆之前同為列國記事之書也已經聖筆之後遂為王者經世之典也○本文正義是以禱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去聲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

取只是謙詞勿用位不在而道在之說則是真僭竊了如云竊比老彭亦豈位不在耶說統曰按此章叙孔子作春秋以繼聖之統吃緊在末句義字上○邵二泉曰天下有王者則此義著為王者之迹而播為詩歌天下無王者則此義係於伯圖而聖人因定為筆削因勉錄曰其義蔡氏謂是王者之義存疑謂是春秋之義存疑說是蓋雖春秋之義亦即是王者之義但本文所指則自有所主也

蓋言斷丁亂反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

贊一辭者也公羊傳昭公十二年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

其辭則丘有罪焉爾○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

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

之大法南軒張氏曰春秋未經聖筆則固魯之史耳自其義聖人有取焉則史外傳心之要典所以存天理遏人欲撥亂反正示王者之法於將來者也○蔡氏曰其義蒙上文王者而言蓋王者之義也

孔子有德無位故自以為竊取王者之義而定之百四十二年之邪正所謂為百王不易之大法者也○慶源輔氏曰夫子之作春秋不過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而已而其竊取之義則在於定天下之邪正為

百王之大法也。夫春秋之善善惡惡，撥亂世而反之正。上明四代之禮樂，下示百王之法程，聖人之用備見此書。而夫子之言，則又謙抑如此，畧無自居其功之意。此孟子所以因而述之，以繼羣聖之後也。○雙峰饒氏曰：其文則史，元是魯史之春秋，其義則丘竊取之。方是孔子之春秋，以匹夫行天子賞罰，故曰竊取。自咎自謙之辭。○王氏曰：史不止於晉楚五霸，不止於桓文孟子唯及此者。晉楚為列國之大者，桓文為五霸之盛者也。通考趙氏熹曰：齊桓公姓姜，名小白，周僖王元年始霸。秦穆公姓嬴，名任好，襄王八年始霸。宋襄公姓子名茲，父襄王十年始霸。晉文公姓姬，名重耳，襄王十七年始霸。楚莊王姓芊，名旅，定王元年始霸。號稱五霸，自管仲始。附存疑三其字皆指春秋文，即記事之文，義即其文之義。蔡氏曰：義蒙上文，是王者之義，不是。○淺說：夫春秋所記之事，固多言乎齊桓晉文其間之文，固皆出於當時史官，而其大義所在，有德者必褒，有罪者必貶，所以嚴名分而正綱常者，乃吾夫子假魯史之舊文，加筆削之新法。

以裁定之，而他人不能與也。故孔子嘗自謙曰：其義則丘嘗竊取之矣。此春秋所以為史外傳心之要典，非特如國史之主於記事者也。○其文則史二句，意輕只是起下文耳。○五伯獨舉桓文，猶四時獨舉春秋也。但彼是錯舉，此其盛者。○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是王者之迹雖熄，而王者之法猶賴以存。○大註竊取者，謙詞也，不必依蔡氏謂夫子有德無位，故自以為竊取。若公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却是此意。所謂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然大註下文云：意亦如此，則又以為同者何也。蓋言斷之在己，意同也。若竊取是有德無位意，則本分之辭，非謙辭也。○或曰：朱子論春秋孔子只是據事直書，是非有意立某字，含某意，及至作綱目，却又全是以一字藏褒貶，何也。曰：如子弑父，則為弑無罪而殺其臣，則為殺有罪，則為誅。如此之類，正是據事直書也。若全無此義，則夫子又何用筆削魯史為。蓋正緣魯史舊文不足以為褒貶勸戒，故取而脩之耳。必如愚此說。○此又承上然後二說不相反而且自相發明也。

四書脉曰君子小人俱指人之賢者但以有位無位別言之耳

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

於春秋故特言之雙峰饒氏曰此亦承上章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而言周公所行皆王者之事來到孔子時王者之迹滅熄故孔子出來作春秋○新安陳氏曰好辯章述羣聖事而繼以孔子

作春秋此章亦以作春秋繼羣聖事不及易詩書禮樂者孔子之事莫大於作春秋五經夫子之教春秋

夫子之政也○東陽許氏曰以二國之史同言而曰一也蓋謂魯之春秋其所紀載非周之典禮善惡不

明不過記五霸之事與晉楚之史同爾至於孔子之春秋則假其事以明義而非盡舊史之文故曰其義

則丘竊取之矣如此看方見得中間一節不閑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

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

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音免音殺音所介

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同承高祖之後為族兄弟為親

兄弟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總

麻共四世而總服盡也五世則祖免而無正服減殺

同姓六世則不復祖免惟同姓而已故親屬竭祖身

去飾也祖免者肉袒而著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冠

至尊不可居肉袒之體故為免以代之又檀弓免焉

註以布廣一寸從頂上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

於髻禮朋友在他邦無主人乃祖免若朋友在家則

弔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總之環經然則祖問亦

朋友之服也○新安陳氏曰此禮記大傳全文其高

祖者為三從兄弟相為服總麻服制至此窮也共高

祖之父者為五世已無服但不忍遽絕之故不襲不

冠為之袒裼免冠以變其吉同姓之恩至此而減殺

也其高祖之祖者為六世則親盡矣窮而殺殺而竭
不變吉可也引此以證五世而斬通考龔氏高禮曰
祖免謂不服布而常服免謂布幘帽之狀
服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斬
南軒張氏曰五世大槩約度如此自今觀之孔子
之澤其所浸灌萬世不斬也○慶源輔氏曰流風
以風喻之也餘韻以聲喻之也父子五世經歷百五
十年則君子小人之餘澤皆當絕也五世則親盡服
窮其澤亦當斬絕矣蓋親也服也澤也實相因也附
蒙引問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畢竟是甚麼日以德業
之遺於後者言只以孔子之餘澤來照看孔子之澤
是甚麼餘可類推○問孔子之澤雖萬世不斬何為
槩以五世曰孟子此語主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
上說故槩以五世而斬之義見於孔子猶在五世之
內也○大註引楊氏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
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此非是正解五世而斬
之義乃是以服制亦至五世而絕以証君子小人之
澤五世而斬也○君子小人蓋以位言無上下之別

徐徹弦曰孔子言竊取則不
敢當作者之聖孟子曰私淑
則不敢當述者之明○四書
脉曰分明欲表章捍衛以待
後之學者非善一身已也

皆五世而斬也孔子則在君子之數故史記以孔子
入世家嘗曰以吾從大夫之後○父子相繼為一世
三十年亦為一世此蓋以父子相繼者言然三十
年亦為一世者大約世數人到三十年便有子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
慶源輔氏曰
孟子又言私
淑艾而他無所
見故疑是方言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

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
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
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
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

自謙之辭也

張子曰孟子蓋謂孔子猶在五世之內雖不親為弟子其餘澤在人我得私取

之以為善○雙峰饒氏曰私淑艾者私竊其善於人以自治私淑諸人者我私取之以善其身今人或把作教者說謂以此私淑他人非矣道者天下所公共師下私字不得只弟子私竊取之以自善自治耳○

新安陳氏曰私竊以善其身解諸人字不順不若云私竊其善於人文意方順附存疑私淑諸人言把孔子之道私竊以善其身於在人處註嫌其句偏且長難讀故轉用之曰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

其身○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其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

新安陳氏曰韓子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至孔子傳之孟軻不待退之而後有此言孟子

已自言之矣此四章相承是也然猶分為四章答好辯章明言以已承三聖至七篇之末章列序羣聖道

統之相傳而明言由孔子至於今百有餘歲其自任之重尤彰彰焉孟子一身道統攸繫蓋如是夫通旨朱氏公遷曰此見孟子以道統自任無有乎爾之云亦是此類雖為自謙之辭實則自任之意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畧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

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

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雙峰饒氏曰傷廉與

傷惠傷勇是兩般意思朱子所以上下箇固字下面下兩箇反字過取固傷廉與本是惠與之過則反害其惠死本是勇死之過則反害其勇○新安陳氏曰傷廉者失之不及傷惠傷勇者失之太過通考東陽

困勉錄曰此章蓋就事之介在可否之間者而明過猶不及之義又曰大全蒙引存疑淺說俱重下二段又曰朱子謂此段與再斯可矣相如此須善看蓋再斯可矣是初思與再思同底此段是初思與再思不同底故只云相似然不引此似更妙

份按與傷惠者。就其可以無與而與之時。即便傷於惠矣。正不須到財或不贍。合當與者無可與之時也。

許氏曰傷廉是順辭易傷惠傷勇是反辭難先體認惠勇之本義然後見過之者為傷

林氏曰

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

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問可以取可以無取程子曰如朋友之饋是可取也

然自已可足是不可取也。纔取便傷廉矣。曰與傷惠何害。曰是有害於惠也。可以與然却可以不與。若與之時財或不贍。却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此所以傷惠。○朱子曰此段正與孔子曰再斯可矣相似。凡事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便用決斷始得。○問取者貪之屬。不取者廉之屬。猶與之為惠。不與之為嗇。死之為勇。不死之為怯也。今以過取者為廉。惠則宜以不與為傷惠。不死為傷勇矣。而反以與為傷惠。死為傷勇何哉。曰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侵奪於彼者。也。過與之傷惠。過死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奪乎彼者。其失為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失為難知。故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是亦過猶不及之意耳。

○問可以取取之傷廉。不難於擇矣。若可與不可與。可死不可死之間。不幸擇之不精者。與其吝嗇。寧過與。與其苟生。寧就死。在學者則當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庶於取舍死生之際。不難於精擇也。曰此意極好。但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予而輕死也。○南軒張氏曰取與死生之義。有灼然易判者。有在可否之間者。在可否之間。非義精者莫能擇也。蓋其幾間不容髮。一或有徧則失之矣。是以君子貴存養於平時。而復研幾於審處也。○王氏曰六可以字疑辭。三傷字決斷。○新安陳氏曰此章三節乍看似平說。審察之傷廉所以警中人以下之不及者。傷惠傷勇所以警賢人之過之者也。附淺說天下之理中而已矣。失之不及固有害也。失之太過。獨無害乎。夫不苟取之謂廉。彼其禮物之饋。初見若可取矣。猶未審也。及再思之。其實不當取焉。既不當取。則執而勿取可也。乃不能自斷。而竟取之。是謂苟取。而有害於廉矣。以物與人。之謂惠。彼其將有所與。初見若可與矣。猶未審也。及再思之。其實不當與焉。既不當與。則執而勿與可也。

乃不能自決而竟與之。雖曰惠而非惠之正也。則亦反害其惠矣。不愛其死之謂勇。彼其變故之來。初見若可死矣。猶未審也。及再思之。其實不當死焉。既不當死。則執而勿死可也。乃不勝其忿而竟死之。雖曰勇而非勇之正也。則亦反害其勇矣。夫過取固傷廉也。至於過與猶為惠過死猶為勇。今日傷惠傷勇而與傷廉者等焉。可見天下之事。惟中為貴。而失之過者。猶失之不及也。何貴於過矣。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

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薄江反。惡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篡初患反夏

自立。後為家眾所殺。左傳襄公四年。羿將歸自田。家眾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

食死於窮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楚宜反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

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

矢而後反他徒何反矣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

之語助也釋二人名中之字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

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音鐸庾公必

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作木反也扣輪出鏃令

聲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

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

篡弑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

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左傳襄公十四年尹公他

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孫文子使二

子追衛獻公公孫丁御公庾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

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鉤而還尹公他曰子為師我則

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程子曰

孺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肯師耳若國之安危在此一

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

虛發四矢哉南軒張氏曰使蒙為夏延之臣羿篡

夏氏凡為臣子得而誅之蒙以義討賊雖嘗學射亦

何罪之有蒙以私意忌而殺之是則為殺其師耳以

此而觀輕重之權衡可得而推矣雲峰胡氏曰此

章雖特以取友而言然使世之背其師者讀之亦當

有泚東陽許氏曰此章專為交友發羿不能取友

而殺身孺子能擇交而免禍附蒙引謂之侵者將以

攻人也而乃承云衛使庾公之斯追之何也蓋是子

濯侵衛見勢未利而遂遁故衛追之或謂迎擊者非

也觀下文發乘矢而後反則子濯果遁矣乘矢古

翼註曰。此章重在修忽轉移之意。西子一旦而蒙不潔人便掩鼻。惡人一旦而齋戒沐浴上帝便居歆。可見人之善惡不待積久而移。困勉錄曰。君子之不敢為惡。必欲為善者。非徒欲求合於天人也。孟子此章特言善惡感應之速。以為下等人說法。爾。莊思甫曰。西子不潔人猶掩鼻。惡人齋戒上帝居歆。然則美不潔醜不至惡人而自新之誠。虔於齋戒則過者豈徒掩鼻格者。豈惟鬼神哉。四書釋地續曰。西子美婦人未詳何所。惟劉昭註有之。會稽郡餘暨縣引越絕曰。西施之所出。餘暨今蕭山縣。唐孝明天寶元年更名者。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汗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南軒張氏曰。齊桓一執陳轅濤塗而春秋書曰。齊人蓋夷狄之也。其近於蒙不潔者歟。秦穆一有悔過之言。則進秦誓於書。以其有遷善之意也。其近於惡人齋戒者歟。一自汚而喪其美。一自新而洗其惡。勸戒彰矣。○慶源輔氏曰。西子之質本美。而蒙以不潔。則自喪其美。而反致入之惡。言此所以戒人喪其本有之善。惡人之質本醜。而能齋戒沐浴。至誠自潔。則可以事上帝。言此所以勉人

以改過自新。深玩尹氏之言。令人惕然而懼。聳然而作。○新安陳氏曰。此章似詩六義中之比。

翼註曰。首節言理本自然。次節言智不當蒙。末節言智不必蒙。○困勉錄曰。沈無回云。此章為告子之徒而發。其論性非論智也。告子言性。蒙之以杞柳。蒙之以湍水。蒙之以仁內義外。故孟子云云。按此皆首節斷不可從。○份按說叢云。首節是欲人由性發智。而先教之識性。愚觀總註云。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蓋言能順吾性自然之故而行。斯為大智。非欲人由性發智之謂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易繫辭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形旬反之已然。則必有迹而易去聲見如字。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荀子性惡篇云。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董仲舒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天道無形而難知。人事有迹而易見。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

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矯揉人久造作而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朱

曰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惟惻隱羞惡之類却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此卽性之故也只看這箇便見得性故集註下箇跡字若四端則無不順利若殘忍之非仁無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昏惑之非智卽故之不利者也○利是不假人為而自然者如水之就下是其性本就下只是順他若激之在山是不順其性而以人為之也惟智者是知此理不假人為順之而已○南軒張氏曰故者本然之理也無是理而強為之曰鑿鑿則失其性所以惡夫智也蓋以私智為智而非所謂智也○慶源輔氏曰性卽理也雖無形而難知然不能不感發而形見於外既已形見則必有跡而易見如人性之仁雖難知然見孺子入井則發見而為怵惕惻隱之跡則仁之性自見也○潛室陳氏曰善惡皆已然之跡但順者為本則善者其初

也惡者非其初也水無有不下者水之本也若夫搏之使過類激之使在山豈其本也哉○雙峰饒氏曰就故說性亦要就迹之順者言之如水之下便順就逆者言不得孟子說性就自然上說如惻隱羞惡等但看自然發見底便是利言性便當言故言故便當言利如水搏之激之便不是自然了附蒙引不可以言性一節遂為智者之事蓋首一節是論理之自然下二節方是言人能順其自然之理乃為智也若言謂性以故利為本亦是智則下文是就處事上說智而此章智分言行矣俱是牽捏○存疑性是無形影底物如何說得是故聖賢說性都是自發見處說卽其故也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皆是以其故言○故者以利為本利順也對害逆說蓋言性固必驗之故言故又必本之順若其故之逆亦不足以言性矣如人之善水之下是皆其順者此可以觀性矣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逆其性而非順矣何足以觀性哉○此節雖先說故後說利却歸重在利上總是利之故也○蒙引故者

吳因之曰。所惡於智節言可順而不可鑿最重。下文不必鑿特立論之餘意耳。故總註不及末節。○莊忠甫曰。君子不惡愚而惡智。愚者日用不知特昧其性而未嘗害其故也。智則鑿其故而并失其利矣。故君子惡之也。

仇滄柱曰。雲峰胡氏以五性有智為說。劉上玉纂序說約。過到次節云。如吾性中有智云云。予每閱此。苦於書目不

以利為本。此是發明其所謂故者之本旨。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為皆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去聲

朱子曰。鑿於智者。非所謂以利為本也。○慶源輔氏曰。人物所得之理本皆順理。無待於矯揉造作於其間。却緣世人不明吾性之智。而以私意為智。於是每事務為穿鑿而失其順利之理。○雲峰胡氏曰。孟子

清及觀說。過到此節云。天下之理本皆自然人之處事。但順其自然而已。依此何等條理。且能喚起行所無事句。

份按此章尤重在利字。言利則故在其中。故總註事物之理。莫非自然。數語專以利言之。許東陽曰。天與星辰之故。亦只是利而已。然則末節如何可離却利字。即新安陳氏次節屬利末節屬故之說。蒙引駁之甚當。

本欲言智而必先言性者。智五性之一也。言智而先言性。猶言水而先言水之原也。鑿字與利字相反。利者天理之自然。鑿者人為之使然。言性而必本諸天理之自然者。所以言智而深惡夫人為之使然者也。○新安陳氏曰。所惡於智者。小智也。無惡於智者。大智也。人性必善。水性必下。孟子素以水譬入性。故仍以禹行水譬之。禹之行水。順其自然之勢而導之。使水不失其本然趨下之性而已。智者順事物自然之理。以無事處事。使物各付物。斯為大智。而非小智矣。此一節以治水申言利字之意。附存疑。所惡於智者。為其鑿。是承故者以利為本說來。言務穿鑿而不順利也。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至則智亦大矣。是解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兩句。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智大則無惡矣。○蒙引。此節似言利。然利即故之利也。下節似言故。然故即其利者也。決不可依新安之說。強分故與利。○所惡於智者。與下文兩箇如智者。皆指當時之所謂智者言。畢竟是小智也。故曰則無惡於智矣。又曰則智亦大矣。可知是指當時

之小智者○存疑言禹之行水。是舉聖人之智以示法。非譬喻也。蓋行水是天下一大事。禹之行水是古
今一大智。故舉以爲行智者則例。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

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

新安陳氏曰。此又新以天度申言故字。

之意首一節。故字言本然之理。此一故字言本然之度也。天高星遠。若因其本然之故而求之。則雖久年日南至之時刻亦可以坐而推致以得之矣。

况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日至

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

也。新唐書曆志。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朔且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普盡總會如初。○五代史。司天考。夫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一藝之士。布筭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朔日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於子。謂之上元。以爲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於世。其源所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新安陳氏曰。夜半即甲子時。歲月日時皆甲子爲曆元。蓋以建寅月爲歲首算之。則是癸亥歲

十一月以建子月爲一歲之最初算之。則甲子歲之氣候已始於此矣。故云歲亦甲子也。通考。趙氏惠曰。以建子爲正。故以夜半爲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朔且冬至。若建寅爲正者。則以平旦爲朔。○仁山金氏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也。五日一候。三候

一氣二十四氣為一歲。則為日三百六十。以天有五
度四分度之一。則日有五時三刻。故三候十五日為
一氣。率餘七分。積三十二分而增一日。此自可以計
千歲之日。至氣本起於度。故曰日至之度。然日至之
度。亦有歲差。故氣與度。古今不同。如堯冬至日在虛
周冬至日在牽牛。宋冬至日在斗。初此歲差也。既有
歲差。則冬至之度。似不可定推。然言天者。以前所差
之故。而推後所差之度。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致謂算得來也。求其故者。謂推千歲以前之日。至也。
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之。謂推已後之日。至也。○程
子曰。曆家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
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
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
所曆之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
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
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
了。○朱子曰。堯時昏且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
以來。又差。今比堯舜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

日在牽牛。今却在斗。又云。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
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
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曆家要當
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
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
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按十一經。問對千歲之日
至。謂冬至之日也。麩麥之日。至。謂夏至之日也。至極
也。夏至者。日之長至此極矣。冬至者。日之短至此極
矣。非至到之至。乃至極之至。故夏至一陰生。而日漸
短。冬至一陽生。而日漸長。通旨朱氏公遷曰。此言性
自理。言通言事物之理。而人心之理在其中也。非專
論性也。○存疑。天之高。星辰之遠。是舉至難以明。至
易也。言天之高。星辰之遠。其日至之度。至難得也。苟
即其故。求之無有不得。而况事物之近。苟即其故。求
之。豈有不得其故者哉。此所謂故。即順利之故也。故
註曰。何以穿鑿為哉。總是申言第二節意。○蒙引。苟
求其故。求天與星辰之故也。○千歲之日。至。依朱子
說。只是既往者。○日至之度。究竟來是就星辰上推

如二十八宿。即天之體也。天無體。以星辰度數為體。
○存疑。蓋治曆者必先就今日逆推。到起初源頭處。
然後從源頭處。歷歷推其未來者。始不差。○淺說。千
歲亦大槩言其久耳。上古日至。豈止千歲耶。歲月日
時皆甲子。亦時有。但要
上古者。方為曆元耳。

○程子曰。此章專為去聲智而
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
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之

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朱子曰。此章其初只是性

是天下之說性者。只說得故而巳。如荀言性惡。揚言
善惡混。但皆說得下面一截。皆不知所以謂之故者。
如何不能以利為本。而然也。苟卿只是橫說。如此到
底。沒這道理。不得。只就性惡篇。謂塗之人。皆可以為
禹。即此自可見。故字。若不將已然之迹言之。則下文
苟求其故之言。如何可推。曆家自今日推算而上。極

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為有此已然之迹。可
以推測耳。天與星辰間。或行度少有差錯。久久自復
其常。以利為本。亦猶天與星辰循常度而行。苟不如
此。皆鑿之謂也。○歐陽氏曰。天下之大智。無所自為。
而常因天下之理。小智不知循理。而常任一己之私。
通考。東陽許氏曰。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本自難
明。求其發見之故。則亦不難明也。然故則以利順者
為本。求己之故。則惻隱之發見。性之仁。羞惡之發見。
性之義。求入之故。見父慈。子孝。君仁。臣忠。求物之故。
則鳶飛魚躍。山峙淵流。皆是也。是皆所謂利也。如天
與星辰之故。亦只是利而已。能知此性。而利以行之。
則為智之大。禹之行水。不是比喻。言禹順水之性。為
智之大。以例人。循性皆當以利也。智者應物。若行其
所無事。則智亦如禹之大矣。智亦之亦是亦大禹也。
下文又以高遠者。証故之易見。却不是功用。○存疑。
通章大意。是論理本自然。而智者當順其自然也。故
程子謂專為智而發。首節言理本自然。二節
言入當順其自然。末節言順自然之難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驪也

雙峰饒氏曰行字當音杭詩云殊異乎公行是

主班行之官以官為氏蒙引有進而與右師言者非已進也進右師也○存疑進而與右師言乃陳司敗揖巫馬期而進之進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驪言孟子

獨不與驪言是簡驪也

簡畧也

蒙引孟子不與右師言是未就位及已就位始終皆不與之言也故右師御之

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

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朝音潮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

者之喪禮則職喪泣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

周禮春官宗伯職喪掌諸侯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泣其禁令序其事言諸侯者謂畿內王子母弟稱諸侯者歷更平聲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

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

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

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朱子曰孟子

而不與言固是然朝禮既然則當時雖不鄙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鄙王驪於出弔處已見此章意則以朝

份按聖賢之言無所苟也云云與上本一條乃答何叔京書大全誤分為二份按或問云或問三十七章之說曰此無異論然愚聞之師曰陳司敗云今既將愚聞之師曰以上刪去乃獨留此問字何也

孟子卷之八
廷之禮為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豈為愧眾人為已甚而姑以是答之哉。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眾人之失也。○問陳司敗譏孔子有黨。孔子受之不辭。右師以孟子簡已。孟子辨之甚力。聖賢地位固不同也。使孟子聞右師言曰禮也。足矣。無已而曰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則已微見圭角矣。又必盡其辭所以鋒芒發露而不及孔子之渾然也。○南軒張氏曰眾與之言以其嬖於君而諂之也。右師以孟子為簡已者。以孟子時所尊敬欲假其辭色以為榮也。君子之遠小人。不惡而嚴。豈有他哉。亦曰禮而已矣。附存疑位與階不同。位是本身站立位次。階是朝官序列班行。階有許多。人位只已一人。故有同階而異位者。如六部尚書。故是一班。與侍郎不同。此階同也。然吏部尚書又在戶部尚書之上。戶部又在禮部之上。此位異也。○蒙引大註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往弔。朱子何據而言曰只據本文朝廷字而言。不然在公行子之家行禮安得言朝廷。○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朱子又何據而

份按吳因之云仁者愛人五節正見君子以仁禮存心蓋首節是總冒而下則詳言之仁禮決在用上看非以此為存於心下方施於用過下次節云君子之以仁禮存心者何如蒙引云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此仁禮以心言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此仁禮之施方是仁禮之心之見於外者要說得不相侵犯二說不同愚謂蒙引之說雖亦有理然畢竟因之之說為長蓋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言曰孟子於齊處賓師之位一定階在右師之上及其出弔於滕也還是孟子為正王驩為輔則知其階在右師之上無疑矣○不踰階而相揖也兼言揖者與言者必與揖也揖而後言者也此兩句亦禮之成也文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存而不忘否朱子曰非也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不同只是處心與人不同耳○慶源輔氏曰以仁存心而不忘如造次顛沛必於是也以禮存心而不忘如視聽言動必以禮也○雙峰饒氏曰以是

禮存心。即後非仁無為非禮。無行意。所謂存於心而不忘者。非只空空存在心上。便應兼處事接物說。輔氏謂以仁存心而不忘。如造次顛沛必於是。以禮存心而不忘。如視聽言動必以禮。可見非空空只存在心上之謂也。但以仁禮存心二句是虛籠愛人敬人二句是指其實言之耳。○君子以仁禮存心。正是君子異於人處。因之謂仁者愛人。五節見君子以仁禮存心。有終身之憂。節見君子異於人。將異於人二句折作兩截。非是。

存於心。添於字。便可見孟子意。是只把仁禮來存於我心。此心常存仁禮上。無頃刻或離。君子異於人。以其能以仁禮存於心。他人便不能。我之心安頓在仁上。即是居天下之廣。居安頓在禮上。即是立天下之正位。附淺說以仁禮存心。意該三自反。不是既存於心。到愛敬方說。仁禮之施也。施字是對驗字說。不是對存字說。存心不苟。正是以仁禮存心也。○蒙引此仁禮看來。都是愛敬之心。言仁亦偏言者也。輔氏云。以仁存心而不忘。如造次顛沛必於是也。以禮存心而不忘。如視聽言動必以禮也。此說不用。○存疑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二句。是總腦下文三自反。正是說仁禮存心處。觀後註存心不苟一句。可見。○以仁禮存心。兼內外言。下文曰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是就其發於外者言。蒙引曰。以仁禮存心。主在內。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兼內外。非是。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說到本原上去。吳因之曰。仁者愛人五節。勿以愛人敬人為仁禮施於常。三自反為仁禮施於變。作兩項平看。語意乃是一節。深一節以形容君子之存心耳。說統曰。君子以仁禮存心。只消愛人敬人足矣。何必說到入愛人敬。蓋必入愛人敬。然後見得我愛人敬人耳。此君子所以三自反也。○四書脈曰。三自反。不是欲免橫逆。而然。正是存存不懈也。○吳因之曰。註仁禮之驗。因人省也。故謂之驗。非效驗也。又曰。有人於此。此字指我愛敬之施說。言有人焉。乃我之素所愛敬而施以仁禮者也。乃有橫逆云云。此物奚宜至哉。句。正足上我必不仁。必無禮意。

此仁禮之施。慶源輔氏曰。由乎內以施外也。存疑。仁者愛人至敬人者。人恆敬之。愚意四句一氣緊緊說下。是欲起下文三自反意。且未重。○仁者愛人以下。是承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說。言君子以仁禮存心者何。如仁者則愛人云云。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恆。胡登反。新安陳氏曰。我感而人應。可驗我之得。此仁禮之驗。人不應。可驗我之失。驗字已含下文必不仁必無禮之意矣。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去聲。下同。慶源輔氏曰。強暴橫。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也不順理逆也。○雙

我果仁禮。此物不宜至。其至焉者必仁禮之未盡耳。又曰於禽獸又何難言不與之較也。不要說是不必難。且要體貼存心意發揮。不可做君子棄之之意。若只如尋常人所謂置之度外。不要理他。便非有容之體。不能以仁存心了。便有忿爭之意。不能以禮存心了。君子見其為妄人等禽獸。方哀憐之不暇。何忍與之計較。○翼註曰。雖曰又何難焉。然自反之心未便放下。蓋不責人。正所以專責己。○困勉錄曰。按大全南軒是言必自反而忠。然後可斷彼為妄。翼註因之。淺說是言我既忠而彼為妄。然自反之功仍不廢。又曰。又何難焉。蒙引謂即是無一朝之患。乃不求諸人。

峰饒氏曰。集註云。強暴不順理。順理是順箇文理。橫是橫來。逆是倒來。皆是不順箇文理。○新安陳氏曰。橫逆者。愛敬之反。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做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

盡其心也。慶源輔氏曰。理無窮。盡人有作輟一息不存。一物不體。便是不盡其心。○新安陳氏曰。忠非出於仁禮之外。仁禮無一毫之不盡。其心即忠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

意極是。又謂雖有卒至之變。而不以為患也。只是心無愧也。前面我必不仁。必無禮。必不忠。這還是為他難。此却不是。蓋難非有愧之謂。霍林謂患是煩惱不帶意得之。

份按存疑云。終身之憂二句。是括上五節之意。說統云終身之憂二句。是總括上五條之意。不是又進一步的工夫。愚謂一朝之患。即橫逆之來也。無一朝之患。即三自反而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校音教。○南軒張氏曰。雖非素患。難然自反之功。則無窮也。學者未勉乎此。遇橫逆之來。則曰吾仁矣。有禮矣。且忠矣。遂斷彼以為妄人。而不復勉反身之道。是則自陷於妄而已矣。○附淺說。既曰妄人。則與禽獸何異哉。我見同類之人。而陷於禽獸為之哀痛。且不暇。又何必以其橫逆之來。而留難於心耶。○蒙引。又何難焉。言不為之橫於胸中也。置之不較也。此正所謂無一朝之患。與君子不患者。大註云。言不與之校也。亦是此意。不要說是。不必難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

不與之校也。若終身之憂，自應又進一步說。非括上五節也。玩經文乃若則有之語氣。自見。○天下有聖人有鄉人有妄人。三自反而不與妄人校，則無一朝之患矣。恐其未免為鄉人，而以聖人自期，此所以有終身之憂也。○如舜工夫固亦不外乎仁禮二者。然欲超越鄉人而與聖人為徒，則較之不與妄人校，又進一步矣。○君子以仁禮存於心，是通章總冒。下文言其不以一朝橫逆之來為患，而終身以仁禮不能如舜為憂，皆其存心之異於人處。

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

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扶夫音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趙氏曰：集註不荀二字不可淺

看心一不仁而不自覺，不自強，便是苟且也。○新安陳氏曰：存心，照應前存心不苟，即忠也。四字收拾約而盡。故無後憂。朱子曰：古聖人多矣，獨言舜為法於天而處之不失，未足見入道之盡為舜極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人道之盡於此固可見焉。故特舉舜而言之。然其所謂法舜，亦循乎天則而已。○問楊氏謂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之不校，信乎？曰：自反所以自脩，學者事也。不校不見可校，成德事也。淺深之分，信如楊氏之說矣。然自反之說，謹嚴精切，正學者所當用力。若自反未至，而遽以不校為高，恐其無脩省之功，而陷於苟且頹墮之域矣。○新安陳氏曰：前日以仁

存心以禮存心，末曰非仁無為，非禮無行，存謂存之於心，為與行謂行之於身，表裏一矣。存之於心者，有素而行之於身者，益盡豈惟無一朝之患者本於此，所以懷終身之憂，而欲如舜者，亦不過勉於此而已。何也？舜所以為舜，亦不外此仁禮也。特舜則安而行之，欲如舜者，則在乎勉而行之耳。附淺說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終身之憂，則有之何也？以為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盡仁禮而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之仁禮未盡，猶未免為鄉里之常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憂不得如舜而已矣。故曰：君子有終身之憂也。若夫一朝之患，在君子則無矣。何也？蓋其以仁存心，而非仁無為也。以禮存心，而非禮無行也。宜乎得人之愛敬，而無一朝之患也。設若橫逆率然來加，而有一朝之患，在君子亦知自反而已。置之妄人而已。處之泰然，畧不少動其心。而為之戚戚也。故曰：君子無一朝之患也。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形旬反前篇問過門不入。若家有父母。豈可不入。只是泛泛底水。未便傾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甚急。有傾國覆都。君父危急之灾也。只得奔君父之急。雖不過家見父母。亦不妨也。○雙峰饒氏曰：禹三過其門。稷是帶說。○新安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

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

新安陳氏曰：賢其避世而樂已之樂。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其心一而已矣慶源輔氏

份按蒙引云：禹稷顏回同道。本文以道言。而集註曰：其心一而已矣者。承上文聖賢之道言也。心即道之所從出也。

又云：心亦道也。道字虛而廣。性情志意德行功業都說得。道此則以心言。此正與離婁上堯舜之道道字一般。亦主在心者言。輔氏解道心字義。不必用存疑云：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脩己。此便見同道處。蓋進而救民是聖賢之道。退而脩己亦聖賢之道也。其心一而已矣。又在先一步。故總註曰：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禹稷顏回同道之旨。當如此看。愚此說與蒙引異。蒙引就把心當道說。學者詳之。又云：此章同道本就事上說。集註屢提出心來解者。心道之所從出也。聖賢之心同。皆中無私主。故能隨所寓而盡其道。困勉錄

曰：道則以其所行言之也。心則以其所存言之也。救民者脩己之驗。脩己者救民之本。有是心則有是道。有是本則有是驗。附存疑。此章大意謂禹稷顏回一則進而救民。一則退而脩己。其事不同矣。然其實禹稷顏回同道何也。道者事理之當然也。禹任治水之職。思天下有溺者。由己不能盡職而溺之。稷任稼穡之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不能盡職而飢之。是以過門不入。如其急也。若顏子則不任其職。故得從容獨樂於陋巷之中也。可見禹稷之救民。是其道當救民。顏子之脩己。是其道當脩己。使禹稷顏子易地而處。則皆能為之。所以為同道也。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

取存疑之說。愚謂蒙引之說為長。玩總註只說心無不同。絕不更說道字。分明以心即為道也。○困勉錄謂此章依存疑則通章俱就達道說。而集註數心字則就大本說。在本章心外。依蒙引通章俱兼大本達道說。愚謂此章皆就用上說。乃是達道非大本也。即存疑之意亦未嘗以心字為大本當更商之。○大本達道之說起於輔氏。愚謂聖人之心無所偏倚二句。恐不是。指大本。程子云不偏之謂中。朱子採入章句中。可謂已發亦可云無所偏倚也。蓋此處用不着過不及字樣。故以無所偏倚言之。
翼註曰兩個思字。須跟身為可空身為農官來。○困勉錄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大本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時中

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

居禹稷之任。新安陳氏曰禹稷有官守。故曰任。顏子居陋巷。故曰地。亦能憂禹

稷之憂也。慶源輔氏曰聖賢之心其本然之體無所偏無所倚。此其所謂中者。天下之大本也。

然不能不感於物。故隨感而應。有可喜之事。感則喜。心便應有可怒之事。感則怒。心便應如進則便須救

民。退則便須脩己。皆吾大本中自然之理。無或過無或不及。各盡其道。此其所謂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如

是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同一大本同一達道。故也。附蒙引意已盡於此。下文只是譬喻。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新安陳氏曰遇沐不暇束髮。冒冠於所被髮上。結纓而往救。

言急也以喻禹稷。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同事。則所遭或異。

然處去聲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

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程子曰君子而時中。若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為中。如居陋巷則非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南軒張氏曰顏子未見其施為。遠比之禹稷不已過乎。殊不知禹稷之事功何

呂晚村曰大意注重顏子一過禹稷之同。顏子易信。顏子之同禹稷難見也。看同道下單說禹稷而不說顏子。此是孟子文章省文之妙。只用以如是其急也一句。而顏子之所以不急已明。又曰孟子只為出處立論。故止取顏子與禹稷較耳。若論其地不同。則禹之與稷亦自不相通。若

易地皆然則堯舜臯契無不皆然也須大有見困勉錄曰新安陳氏解纓好但必以為遇沐則太拘矣

孟子卷之八
所自德者本也。事功末也。本末一致也。故程子曰。有顏子之德。則有禹稷之事功。事功在聖賢。惟其時而已。若墨之兼愛。楊之為我。皆不知天理之時中。而妄意以守一偏。故如此。蓋墨氏終身纓冠。以來救天下之鬪。楊氏則坐視同室之鬪。而不顧者。其賊道豈不甚哉。是則人欲而已矣。○慶源輔氏曰。集註章旨所謂聖賢之心。無不同一本也。事則所遭或異。萬殊也。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者。所謂萬殊一本。吾道一以貫之也。又曰。事雖萬殊。心一以貫。則凡所以語默云為。達道也。皆時中也。附存疑。天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天下事無常形。而理無定在。在此事則為此事之理。在彼事則為彼事之理。安在其為同。然此事之理。此理也。彼事之理。此理也。隨事而有不同。然其為理則一也。譬之甘辛苦鹹。不同其為味一也。青黃赤白。不同其為色一也。故禹稷顏回。救民脩己。不同而同於道。曾子子思。遠害死難。不同而同於道。微子箕子。比干。生死不同。而同於仁。齊薛宋之餽金。辭受不同。而同於是。豈惟是哉。古先聖王。因時而治。

立法創制。不能盡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故忠實文所尚不同。而同於禮。咸英韶濩之樂。不同而同於和。唐虞三代之禪。受征伐不同。而同於義。以至三代而下。帝王迭興。其治雖不能純乎古。然皆隨時足以為治。其道亦未嘗不同也。學者了此。斯可與論禹稷顏回同道之旨矣。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附存疑。段二節言匡章無五不孝。三節言不得父之故。四節言其亦有罪。五節言其雖有罪。却能自責。罰據此。皆未見其可絕之狀。但見其有可哀之情。然則孟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未為過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

四書釋地又續曰。顧麟士云。匡章當名章。字子思。是公都子稱其名。而孟子稱其字也。蔡虛齋曰。匡章又曰。章子者。蓋章字是字。今去却子字。猶之曰顏淵耳。是孟子稱其兩字。字而公都子稱其一字。字也。皆非也。按戰國策。齊宣王與羣臣皆稱為章子。蓋於人名下繫以子字。當時多有此稱。謂田盼人稱為盼子。田嬰

人稱爲嬰子田文人稱爲文子以及秦魏冉亦稱爲冉子皆此類

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狠胡懇反

戮羞辱也狠忿戾也新安陳氏曰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而重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雙峰饒氏曰章

子得罪於父與其他得罪不同章子但不合責善於父故出妻屏子以示不安之意先說子父責善是言子責父之善下說父子是泛言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爲去聲屏必并反又必正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新安陳氏曰此屬字即天屬家屬之屬本文總夫妻子母而言集註分說故以配字對屬字但爲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爲

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蒙引使章所犯非責善便

於父而又不知自責亦可絕了惟此兩節未至可絕之地所以孟子矜之○子有子母之屬此子謂匡章

之子此母即匡章之妻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云云蓋章子亦自知其有罪也但在章子之

自責則如此在他人則猶當矜其志而畧其罪也○存疑是則章子已矣是指上文意言此乃章子之所

為也已矣無他之辭○此章之旨於眾所惡而去必察焉可以

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慶源輔氏曰至公則無私蔽於已至仁則不忍苛責

於人○新安陳氏曰不徇眾見至公也不輕與絕至仁也楊氏曰章子之行去聲孟

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朱子曰孟子

隣之耳非取其孝也據章所為因責善於父而不相遇遂為父所逐雖是父不是已是然便至如此出妻

屏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為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於可絕之地爾然當時人則遂以為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俗之不孝者五以曉之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絕爾後世因孟子不絕之則又欲盡雪章之不孝而以為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偏必若孟子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南軒張氏曰章本心亦欲父之為善耳乃或過於辭色致父之怒後又不敢安於妻子之養以深自咎責則章亦可哀者若章得罪而不知懼則是終以忿戾之氣行乎其間而可罪矣○雙峰饒氏曰章資質自好但無學力雖知愛父而不知愛父之道既得見孟子必教他回父之意未必止於此章子通國稱其不孝仲子通國稱其廉孟子於此二人所謂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新安陳氏曰父子間所以不責善而惟朋友當責善者蓋朋友以義合責善而不從則交可絕父子以天合責善而不相遇則賊恩而將至於離故也然責善既不可則從父之令乎曰聖賢自有

四書釋地曰曾子居武城即仲尼弟子列傳之南武城邊邑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與吳鄰吳既滅與越鄰越王勾踐嘗徙治琅邪起館臺又嘗與魯泗東地方百里此豈待浮海入寇而後至武城邪講義爲是說者總緣朱子集註不詳及地理耳然考魯哀十三年吳會於黃池越亦曾遣舟師浮海入淮以邀之由吳之壤隔絕也今越既并吳商魯之

成規幾諫之章內則與幾諫相表裏之言皆是也舜事瞽瞍能致底豫特患不能如舜耳若章之出妻屏子非徒自咎責於己亦將以感動於父子不安而父安焉其執拘亦可想矣章既失之初使能如舜之事親豈不能回之於後惜無以考其終何如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

間可以准兵橫行寇之興也何常之有因又悟春秋四書數而一書小數者別於數也明其爲管仲之邑也史記加南於武城上者別於魯之北有東武城也明曾子之爲魯邑人也古人於地理無所苟而已矣

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去聲言師實不與臣同蒙引曰無寓入於我室此語其守舍之人也寇退則曰脩我牆屋亦即語其守舍之人也左右云云此門人私議之詞非對曾子言也故曾子無言沈猶行亦門人也乃以其所見解之云○昔沈猶有負芻之禍不必說沈猶行或偶同姓亦未可知也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子思時仕於衛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去聲害或死難去聲○慶源輔

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是者理之當然也故易

地則皆能為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去聲不同事

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因其所遇而

應之若權衡之稱去聲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為同也

南軒張氏曰君子不避難亦不預於難惟當夫理而已於不當避而避焉固私也於不當預而預乃勇於

就難是亦私而已矣夫曾子師也父兄也師之尊與父兄之義同以師道居則寇至而去之寇退而反無預其難在師之義當然也子思臣也微也委質以服君之事有難而可逃之乎與君同守而不去則為臣之義當然也從容乎理之所當然曾子子思何殊哉故曰易地則皆然以天理之時中一而已附淺說此章當與禹稷顏回章並看○蒙引子思臣也微也臣字對師字言微字對父兄字言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

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瞞古竟反

儲子齊人也瞞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新安陳氏曰孟子因有以異於人乎之問而答之曰我何以異於人哉雖堯舜亦與人同耳集註謂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乃是釋堯舜與人同耳一句與孟子元文何以異於人哉所指不同矣堯舜所以

份按此章依蒙引南軒則皆
云真有此事存疑則云未必
有此事困勉錄謂存疑不是
愚謂孟子只是設言之耳當
以存疑為是

四書釋地曰余每讀東郭墦
間之祭者趙註墦間郭外冢
間也以為此古墓祭之切證
不知何緣至東漢建寧五年

與人同者非但形體之同其性善本與人不異惟聖
人能盡其性常人每汨其性於是常人與聖人始懸
絕耳堯舜與人同之說與人皆可以為堯舜之說實
相表裏但其意包涵而未盡使儲子再問難孟子必
傾倒盡
發之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
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
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
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矐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
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
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

蔡邕從車駕上陵謂同坐者
曰聞古不墓祭魏文帝黃初
二年詔曰古不墓祭自作終
制曰禮不墓祭此言既興下
到今紛紛換述皆以墓祭為
非古雖高明如顧炎武寧人
亦惑於其說余謂孟子且勿
論請博徵之成陽靈臺碑慶
都僊殿蓋葬於茲名曰靈臺
上立黃屋堯所奉祠非墓祭
之見於集乎韓詩外傳曾子
曰推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
親存非墓祭之見於子乎周
本紀武王上祭於畢畢文王
墓地也非墓祭之見於史乎
周禮家人凡祭墓為尸朱子
曰墓祭周禮上已自有了指
此非墓祭之見於經乎更有
可言者孟子之前孔子卒葬
魯城北泗上魯世相傳以

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
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
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異播音燔施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通考吳氏程曰因儲子有矐夫子之語遂發矐
良人一段言小人陰為陽揜則可矐君子
言行如一何矐之有恐是一章非闕文也良人夫也
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
墦塚也顧望也訕怨詈力智反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
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歲時奉祠孔子家。豈有非禮之祭而敢輒上聖人之冢者哉。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

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

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

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南軒張氏曰。意孟子

在齊適見此事。以為與世之求富貴者無異。故載之。驕妻妾者。徒知以得為貴。而不知所以得之者。可賤也。妻妾知其可賤而已。不知為欲所蔽。故耳。○勉齋

黃氏曰。此章形容苟賤之態。殊可賤惡。然流俗滔滔。務為卑詔。無所不至。搖尾乞憐。自少至老。無一念不

在。是未得則愁。憂窮蹙志。氣蕭然。自視不勝其小。既

苟得。則志得意滿。驕親戚。傲閭里。哆然自視。不勝其

大。可賤甚於乞墻。而莫之覺也。學者深明義利之辨。充吾羞惡之心。而養吾剛大之氣。然後知孟子此言誠未俗之箴砭也。

孟子大全終

